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老子尺木會旨序



盖斗大域中原屬五濁世界常爲
火宅所苦故夫抱樸之家見素之
士往往哆譚清虛以身處塵勞羶
穢中方鞅掌不自得一聞真詮玄
旨便如暑渴而飲冰津津色暢矣
不佞雅慕老聃之學恨未揚其糟

而茹其精及觀南華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則向之所取而茹者殆是物焉而已矣覺路未開神理何在嘗閱道德諸家註釋大都以意見為講解即古今一二名筆猶未會其大全當其本旨江右涂君印玄翩翩世外名流也比著

老子尺木會旨為猶龍階根極典墳鎔鑄二藏既小箋以析其義復大傳以闡其宗約而不踈研而不鑿其於太上當必有會心者世有良馬見鞭影而行之解也恍然影動有不見而行者耶為之壽諸梓以廣其傳云

萬曆歲在己亥春三月吉濟人徐準
書于北平內省堂

老子尺木會旨序



昔老子將度關關令尹喜迎而謂曰大
道將隱強爲我著書於是廼著道德上
下篇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
臣民物罔不賅備喜蓋占東南真氣狀
若龍而西故知其爲大聖人而強之我
高皇帝序道德經曰朕知斯經萬物之至根
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旨
也故孔子嘆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

老子尺木會言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
陰陽言乎其興則階於木若文始若冲
虛若南華其聃之尺木乎自馬遷以老
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班固載老
子傳說四家亡之矣唐藝文志所載
凡四十家張道相所集凡三十家杜光
庭箋註六十餘家至崇寧間校藏中僅
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註及傳
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董思靖所記復

一百二十二家多散失最後如老通所
徵尚五十家老翼所收乃六十四家非
尺木非不尺木雖一字一句當經旨遂
鉤而纂之不耻不類間攄胸臆會成一
家因題其名曰老子尺木會旨夫取諸
人不爲口唾發諸已不爲杜撰質諸經
不爲牴牾然後旨可會至簡出於至繁
至要出於至詳理切一宗文無兩可然
後龍以階此尺木之義也自莊周不談

此經不明千餘年直須叅到作者心地
上窺冥恍惚蕉花春風之機梧桐秋雨
之意斯知其解而遇之深慙膚淺痛惜
經殘不得已而爲之作蠹魚秋毫之端
萬分未得處一其於五千本文一取諸
家本而訂正之仍錄所異以備叅考分
章按河上之舊章內各提一二字名章
令章旨易曉非敢盡蛇添足筴中摘用
語意欲其條暢未暇盡詳所出豈迹而

忘履哉木之接以崔膝猶然怒生博古
者無以枝詞爲誚印玄散人序

老子尺木會旨卷之上

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羅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畧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春秋左氏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

國叙書。以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言大道也。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鷄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為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孔子叙書。斷自唐虞。為經中之史。絕筆于麟。為史中之經。叙書而下。不啻詳矣。畫易以前。此經要也。可不傳歟。敬識於

篇端。

道德經上篇

印玄解

唐玄宗改定章句。言道者類之上篇。雖主道言。德在其中。

玄玄章第一

章內玄之又玄句為要旨。故摘以名章。後倣此。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可道之道。言也。無極之真。曰始。二五之精。曰母。

欲。如性之欲也。之欲。觀。如觀自在之觀。妙。如在物最為微妙之妙。徼。如遑徼之徼。言物之

盡處也。晏子曰。微者德之歸。列子曰。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清虛無極者天也。其色黝然玄。心之虛亦無極。故借天之妙。以形心之虛。觀妙之妙。謂所存衆妙之妙。謂所發。

常道者。真而不妄。久而不變。虛無自然。不涉擬議。胡可道哉。仁義禮智有定名。道則強而名之。不可名也。不可名。是以不可道。文始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爲天地之始。而無之名。名之爲無。不斷於無。天地氤氲。萬物化醇。是爲萬物之母。而有之名。名之爲有。不

物於有。不物不斷。乃名曰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無能生有。可以觀妙。觀以吾之常。無欲。無欲非幽頑。虛空不毀。萬物爲實。斯謂常。無欲有復歸無。可以觀微。觀以吾之常有欲。有欲非耽着。對之以性。物浮浮然。斯謂常有欲。不曰無欲而言常。即於法不說斷滅相也。由常而觀。則無非對有之無。不亦妙乎。不曰有欲而言常。即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也。由常而觀。則有非對無之

有。不亦微乎。欲有通復。觀無寂感。釋氏八識之中。有意神。名妙觀察智。雖平等性智。大圓鏡智。莫不聽命。與此觀同。異名者。有無之分。同出者。有無之合。玄之爲言。虛也。真有不有。外不取相。真無不無。內不取空。同謂之玄。雖斷解礙。猶住見覺。玄之又玄者。天中之天。心思際斷。言語路絕。乃真入不二法門。虛之極也。虛生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門之爲名。猶母也。爰有奇

器。是生萬象。雖顯露而難以情求。任超絕而無妨大用。故曰衆妙之門。周子曰。神應故妙。是已。夫常道名之極。常名道之一。無名道之隱。有名道之顯。始者母之真。母者始之精。無欲心之靜。有欲心之靈。常者觀之誠。觀者常之明。妙者徼之自。徼者妙之歸。同者異之貫。異者同之判。玄者妙之宗。妙者玄之散。此章總括一經之大旨。萬物之母。以上言常道。故常無欲。以下言常德。

非有非無。道無定名。惟玄惟妙。德有定體。其下八十章。或言理身。或言理國。或無言身與國。散合如中庸。脉絡如大學。工夫如孟子盡心章。本體如論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徹上徹下。徹首徹尾。唐李藩對憲宗曰。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唐李勉之子約曰。六經乃黃老之

枝葉。是故五經該於五千言。五千言與於玄之又玄之一言也。陳忠肅公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然漢武黜老。不獨禍漢。而禍無窮。董思靖云。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歛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義皇

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皇矣，安得此經與五經並行而六？日月大明於天，天下萬世之福，故述其源流於章首。

相生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一有天下字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龍興碑本無故字故有無相生，難

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碑本係作而不爲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古本作處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平也。作如坤作成物之作。易和並去聲處上聲。

乾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坤之文言曰：美在其中，美善何惡於天下？而常美無美，常善無善。南華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

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聰明深察。近於死。博辯閎大。危其身。美斯惡已。善斯不善已。易繫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故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相生不已。道之常也。即事之難。易相成。物之長短相形。地之高下相傾。樂之聲音相和。時之前後相隨。可觀矣。

物無常美。事無常善。道固無不常。是以聖人知道不可爲。爲之如鏤塵。無爲之事。終日爲。未嘗爲。道不可言。言之如吹影。不言之教。終日言。未嘗言。以輔萬物之自然。與之作而不辭其勞。與之生而不有其恩。與之爲而不恃其力。功成而美不居其美。不居其美。常美不去。功成而善不居其善。不居其善。常善不去。是聖人者。常道之管也。有無相生。本首章有無之義。而申之。莊子

老子月水會言下上卷
曰。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也。蓋道器無二。色空不殊。謂之有。則是
非無主。名迹盡虛。既曠然不可謂之有矣。
謂之無。則眼見耳聞的手持足行的溪聲
山色。翠竹黃花。都是虛空中不可壞相。安
得謂之無。聞爾無聲。而群音揭地。蕩然無
相。而衆像叅天。相生而不相離也。夫於篇
端之次。即功成於萬物。與大學親民。中庸
位育之功同。說者謂老子之自為也深。非
然矣。

虛心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不見可欲。使使下古本有民字心不亂。是以聖人

此下考異云一本無之治二字從之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

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無妬本者不

不下考異云為。為無為。則無不治。古本作無不為矣

欲何從起。欲從知起。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善之為善。則上之而賢。下之而貨。無非可

欲尚賢貴貨。所以亂心一也。其何以示民。是以聖人。知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生氣。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氣生精。而骨強矣。知以亡。涯傷性。虛心實腹。常使民無知。心以欲惡。蕩真弱志。強骨。常使民無欲。使夫君子知。賢非上之所尚。不爭名於朝。小人知貨非。上之所貴。不攘利於市。不為也。所為者皆。虛心弱志之事。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

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故民心不亂。而無不治。夫無不治。由於無為。無為由於無欲。無欲由於無知。然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乃所以冥於至善。混於至美。而大治。

道盅章第四

盅字出古本

道盅

一作中

而用之或

開元本有似字

不盈

陸希聲本作不滿

淵兮

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

碑本作忿和其

光。同其塵。湛兮似若。

一作常一作或

存。吾不知誰之。

子。

此句陸碧虛司馬本皆無。

象帝之先。

盅。器之虛也。與冲同。章內曰或曰似。

多。若曰象。下文此類甚多。皆難於形容之辭。

常道者。虛空同體。八面無涯。冲然虛而已。而其妙用。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無盈而無乎不盈。不用之用。幽深玄遠。淵然統宗萬物。而莫測其津涯。若真金隨異器以分形。似湛水騰群波而一體。道之玄而妙也。如此體道者。將若之何哉。銳者所以爭。挫已之銳。則解物之紛。坐忘而後能應務也。光

者所以辨。和已之光。則同物之塵。遺物而後能入群也。來如水月之頓呈。去若幻雲之忽散。淵衷湛然。美厥靈根。所謂宗者。非存非不存也。是謂常無欲以觀其妙。萬物皆帝之子。而帝處其先。道則生天神帝。又似帝之先。誰復能子道哉。太上言我不知道從何而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南華曰。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儒先曰。虛者天地之祖也。天地從虛中來。釋典曰。山河大地皆從心生。其說同。玄元嘗語孔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之告子若是已。即挫銳和光。虛心弱志之謂。

橐籥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上河公陸作動而愈出多言。言碑本作聞數窮不如守

中。結芻爲狗以奉祭祀。已則棄之。橐籥之管也。屈鬱也。數。屢也。數音朔也。

天地不有其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成天下之亹亹。其視百姓一如天地視萬物。曷嘗煦煦然仁之。舜曰。天德而出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雨施。不仁乃所以仁也。記曰。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猶橐籥鼓風。通天下一氣耳。其虛空無所鬱積。是以大生廣生。其出無窮。何仁如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

物之宗。是謂有名萬物之母。子曰。亂之所
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周之太廟有金人。三
緘其口。而銘其背。無多言。多言多敗。數窮
之謂矣。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左傳曰。
人受中以立命。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中無二也。廣成子曰。我守其一以
處其和。本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被衣曰。正
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
將來舍。仲尼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守無

二也。乃若堯之執中。舜之用中。君子而時
中。舉而措之。而守中之義益明。則不獨使
民無知無欲。忘聖人之仁。雖聖人亦自忘
其仁。是謂常有欲以觀其徼。釋氏滅度一
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以衆
生爲芻狗也。程子不足芻狗之說。似未灼
見。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觀其深矣。程子
又謂老子言虛能生氣。非也。亦未觀之橐
籥乎。橐籥惟虛也。扇則風生。非虛生氣而

何。又不觀之谷神乎。谷惟虛也。呼則響應。非虛生神而何。是虛也者。無聲無臭之謂。而能生聲臭者也。太虛之中。萬象森羅。夫復何辨。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列子作天
地之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者。虛而有形也。借以形

無形之虛。玄。借色以言陽。陽變而玄。妙莫測。牝。借質以言陰。陰合而生。生不窮。孔竅曰門。

曰根本

此言吾身之橐籥。守中之事也。其說莫詳於道書。谷者虛也。虛生神。曰谷神。識神死。則元神活。活故不死。是未發前氣象。陰符經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其神。識神也。不神。元神也。純陽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即谷神不死之旨。神生氣。氣生精。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子母相親。玄牝猶之橐也。玄牝之門。

猶之籥也。非門何以通天地之和。廣成子對黃帝曰。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此則運動橐籥以行周天火候。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又曰。出玄入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草木尚有根。人身一小天地。獨無根耶。洞古經曰。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歸根是已。綿綿若存者。所謂丹竈河車。休矻矻。鶴胎。

龜息自綿綿也。莊子曰。形勞而不休則敝。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故曰用之不勤。楚詞云。毋滑爾魂兮。彼將自然。一炁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故最妙在神復之交。玉蟾曰。以火煉藥而成丹。即以神馭氣而成道。斯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谷神之窟宅。守中之能事畢矣。彼蜣螂轉丸。精化氣也。丸成而精思之。有蜣白者。存丸中。氣化神也。俄去殼而蟬。神化虛。

老子元會旨義卷上
也。可以人而不如蜣螂乎。所引群經皆合本旨。惟是教外別傳。又自有說。嘗觀參同契。雄陽播玄施。言玄也。雌陰統黃化。言牝也。牝牡相交接。言玄牝之門也。權輿樹根基。言天地之根也。又曰。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炁亦相湏。兩孔穴。即所謂玄門牝戶。但上玄反爲下閉。下牝反爲上閉。顛倒其竅而互用之。却非金棺塋狗。羽苞蓄火。

之邪術。又觀悟真篇曰。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經言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是謂者。承接之文。湏憑者。歸重之意。猶恐學人泥於一身之玄牝。行嚙津納氣之小法。故又曰。玄牝之門。世罕知。休將口鼻妄施爲。道光註曰。玄牝乃二物。豈可通作一穴言之。朱真人云。時人要識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受氣初。莫怪天機都漏盡。是心腎者。一身之玄牝。非生身

之玄牝也。呂公云。玄牝之門。不易言。從來
此處會乾坤。則身自此生。一得永得。此則
別是一宗。漢文帝所不解。不無是這個。伊
川言老子谷神一章最佳。又云天下有大
難事者三。一曰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二
曰為學。而至於聖人。三曰脩身。而至於神
僊。斯確論也。

無私章第七

天長地久。

碑本作天
地長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

碑本
無且

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碑本作
長久

是以聖

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古本
作不以

其無私耶。

河上陸作
以其無私

故能成其私。

私者。公之反。而獨之稱也。無私。公也。成私。
獨也。虛而不屈。不自生也。非天地之公乎。
動而愈出。長且久也。非天地之獨乎。是以
聖人知其然。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後其身
矣。則處前。而人不害。首出庶物。而身先焉。
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外其身矣。則處上而

人不重。既壽永昌而身存焉。後身外身。與不自生同。聖人之公也。身先身存。與長且久同。聖人之獨也。中庸曰。故大德必受命。廣成子曰。吾與天地爲常。列子曰。因忘其我。故能成我。因忘其私。故能成其私。芻狗百姓。其天地之仁歟。身之樞也。谷神不死。其天地之根歟。身之本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經言能成其私。以考治身之驗。陰符言天之至私。以取生身之初。二經私字。各有所指。

上善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

而碧虛司馬曹作又

不爭。處

古本作居

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

與善仁。

古本作人

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夫唯不爭。故無尤。

尤。過也。怨也。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

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爭而害物。水不自生。在天爲雨露。在地爲泉源。而善利萬物。性就下。何嘗爭。上善如之。夫道

老子天本會言卷一
形而上者也。繼之者善。故幾於道。所謂上善者。隨遇而安。居善地也。靜深有本。心善淵也。惠而不費。與善仁也。矢口而談。言善信也。無爲而化。政善治也。泛應曲當。事善能也。與時偕行。動善時也。七善者。利萬物而不爭之實也。則後其身而身先。天下皆知善之爲善。爭而招尤。斯不善矣。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

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卑下。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萬折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老子言七善。善若水也。孔子言十一似。水似德也。意各有取。

天道章第九

持

司馬作持

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

古本作斲而稅

之不可長保。

碑本作寶

金玉滿堂。

古本作室

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

司馬作橋

自遺其咎。功成名

一作遂

碑本

作名成

身退。天之道。

左右以枝之曰揣。遺。貽也。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安也。知

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爲佚也。金玉

滿堂。何其盈。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

靡無度。是盈而不持也。則隆隆者絕。莫之

能守矣。富貴而驕。何其銳。不以愛民行義

理。而反以暴傲凌物。是銳而不揣也。則炎

災者滅。自遺其咎矣。季倫遭晉帝之誅。韓

侯貽未央之禍。此其證也。夫惟功成不居

其功。名遂不矜其名。奉身而退。豈易言哉。

乾之文言曰。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外其身而身存。

所謂足於身。故閒於世也。范蠡泛湖。子房

從赤松子遊。其選矣。彼日中則仄。月盈則

虧。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之道也。況於人

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斯惡矣。林希逸曰。功成名遂。身退亦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若不知止足。則何時為成。何時為遂耶。宋李靖云。內典以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

玄德章第十

載

開元本屬之。上章作哉。非。

營魄抱

古本一作衰。

能無離乎。

一無。

乎字下同。

專氣致柔。能

如一。有。

嬰兒乎。滌除玄覽。能

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

為一作無。非。

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此下考異云。一本無。

生之畜之。四字從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載登載也。楚詞載營魄而登霞。本此。營造也。亦運也。子產曰。人生始化曰

魄。化即造矣。呂知常曰。魄屬陰。而好營為。言運動也。魄如月。魄一者。營魄之宰。而乘營魄

者也。似日加光於月。而未可指一為魂。專。謂專一無間斷。滌如水之濯。即洗心退藏於密。

除。如糞之除。維摩經。空其室內。除諸所有。玄覽。玄妙之見也。即陀那微細識。疵。黑類病。天

老子元會
門。庖氏先天乾鑿度。勅天門以爲名。開闔。張
弛也。猶言乾剛獨斷。明白四達。元包所謂明
厥目。廣厥眎。六能。六乎。皆詰問之辭。舍人自
參自省。上三能乎。是正應。下三能乎。是反應。
語意稍異。宰制
也。○長上聲

萬物得一以生。一者。元精也。本自不離。抱
之而已。抱一者。果能無離乎。離則一散。而
魄爲行屍。營爲走鬼。非抱矣。人之始生也。
柔弱。嬰兒者。元氣也。專之而已。專氣者。果
能嬰兒乎。不嬰兒。則聽之以心。而不聽之
以氣。動皆強陽。非專矣。元神自清靜。俗思

固欲障。玄覽亦理障。靈府之間。有若清眸
之上。寧容少疵。滌除之而已。滌除者。果能
無疵乎。疵則雖留金屑。亦翳神光。非滌除
矣。此理身之道也。理天下亦然。愛民治國。
宜若有爲。果能無爲乎。是以精運。而真能
無離。離則爲矣。天門開闔。難於守雌。果能
爲雌乎。是以氣運。而真能嬰兒。不嬰兒。則
不雌矣。明白四達。易於用知。果能無知乎。
是以神運。而真能無疵。疵則知矣。故生也。

爲也。長也。可以觀德。而不有。而不恃。而不宰。以百姓爲芻狗也。是謂玄妙之德。其原在谷神。谷神者。衆妙之門也。非谷神。何以有玄德。玄德亦贊辭。即巍巍蕩蕩。穆穆洋洋之稱。此章見太上內聖外王之大全。莊子所謂靜而聖。動而王也。說者謂老氏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妄矣。

利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

司馬碧虛作埏

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

用。

輻。輪之輻也。轂。居輪中。爲輻所輳。空其中。以受軸。埏。和也。埴。黏也。以水和土。黏而燒

之爲陶。空其中。以容物。鑿。穿也。凡室之前。東

戶西牖。牖。以通明。戶。以出入。當。即也。無者。空

虛處也。

埏埴音埴

車也。器也。室也。皆實有者也。人皆以爲利。若轂。若埏埴。若戶牖。莫不以爲空。虛無用。而忽之。然車非轂之空。館則無以行。器非埏埴之空。圈則無以成。室非戶牖之空。闕。

則無以出入而通明。舉此三者以見例。是有不自用。待無而用。觸目而不見。滿耳而不聞。任物性以方圓。逐機情而隱顯。無也者。乃其所以爲利也。易繫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所以生身。有之以爲利也。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所以生氣。無之以爲用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拯世若幻。度生同空。涉有而不垂。無履真而不礙。俗由

上章之玄德而推原於此。可謂玄之又玄矣。老通曰。楊龜山論荆公。以爲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出於私智之所鑿。可謂深中其病。至以爲原於老子。則許之過。荆公未嘗闖猶龍之藩也。况堂與乎。亦龜山不識老子故耳。

爲腹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也。爽。失。

謂傷害也。去。撤也。○令平聲。行去聲。去上聲。

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所實。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眼被色瞞。耳被聲惑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口被味昧也。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心被觸顛也。嚴君平曰。生憍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歆。叛天違道。

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身被貨損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蓋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孔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莊子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目也者。出生入死之機也。嘗觀火日顯色於外。陽也。金水涵光於

內。陰也。目則瞻視顯色。瞳人涵光。為陰陽之會。而五內之靈攸寓。豈下腹哉。為腹不為目。特虚心實腹之變文耳。釋氏五眼。天通。四大假合。則又為目不為腹。一彼一此。可以觀釋老之異。

大患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

辱下考異云一本無

若驚二字從之

寵為下。

碧虛作寵為上辱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

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

一有者

為吾有身。及

古本作苟

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

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一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

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乃可寄於

天下。

若而也。驚者本無而訝其條有之意。貴重而不敢輕忽也。何謂易與之辭。猶言

甚麼。有身私其身也。無身忘其身也。為吾之為去聲

寵辱。身外物耳。何足驚哉。而人驚之。適足

為身累。戰喜懼於胸中。結冰炭於五臟。非

貴大患於若身乎。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

知辱不自生。生於寵也。則寵為下矣。乃得

寵而驚失寵而驚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桓溫嘗嘆貧賤日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夫人情亦何樂此患於身而貴之爲自私其身故耳釋氏云身是衆苦之本及知吾身非吾有而脫然忘之則寵辱之來如陰影集身皆然不知其或得或失吾有何患而顧驚之哉素履子曰此則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是故貴不以身爲天下而貴其身則外其身而身

存可以託天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寵辱之權自我操之者也非以其不貴身耶乃能貴其身貴何從起貴從愛起愛以身爲天下以天下爲身者也天下樂推而不厭乃可寄於天下元后作民父母又何患焉是以聖人自愛不自貴晉郭象曰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安矣心經曰照見五蘊皆空無身也度一切苦厄無患也佛說非身即無貴之身而色即是空是

老子及水會言八上卷
名大身。即可寄之身。而空即是色。非色非
空。可以觀釋老之同。

混一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字一有三者不可致詰。故蘇本有混
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字一無今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一作
之象。是謂惚恍。碑本無此句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道下古以御今之

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夷。平也。希。少也。搏。執也。微。細也。皦。明也。昧。
暗也。御。猶駕馭。○搏音博。

無可視之色。而能色色。故不曰無色。而曰
夷。無可聽之聲。而能聲聲。故不曰無聲。而
曰希。無可搏之形。而能形形。故不曰無形
而曰微。夷希微三者。不可強為分別。故混
而為一。此吾心常無欲時也。是一也。不麗
於陽。而非明也。不麗於陰。而非暗也。繩繩
不絕。不可名有。不可名無。則一尚不立。何

况於三復歸於無物。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也。無物而能物物。是謂無狀之狀。莫顯乎微矣。無象之象。莫見乎隱矣。既惚然而無。復恍然而有。不此觀妙而奚觀其來無始。迎之不見其首也。何分於古。其去無終。隨之不見其後也。何分於今。但古道所以鑑今。長於上古而不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太古者。生民之始也。稽其姓紀。太古之人。皆壽盈易。男女媾精。以女生爲

姓。謂之合雄紀。子孫相傳。記其壽命。謂之叙命紀。通紀四姓。群居連逋。是謂連逋紀。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五紀以上。古之始也。道之極也。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連下章皆言常無欲以觀其妙。首楞嚴云。反流歸一。六用不行。即混一之謂。中庸未發之中也。

玄通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

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豫猶下一字。儼若客。碑本作容。渙若冰之將釋。碑本作渙。

敦若樸。曠若谷。渾碑本作渾。渾若濁。敦曠混下從碑。

孰能濁。以古本澄靜之。徐清。孰能安。安即本非以

久。久下從林。本無動字。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

不盈。是以能敝。不新。作不新。碑本李榮本並。成。

豫猶皆獸名。戒而後動。曰豫。疑而不行。曰猶。儼矜莊貌。渙散也。敦樸貌。曠空也。渾與混同。

敝即記必見其敝之敝。舊之別名。能讀如耐。能敝。猶言耐舊。成如漢史龍成五絲之成。不

新成。言深自韜晦。不重。為一新也。強上聲。

龕盡而微。微化而妙。妙極而玄。玄變而通。

則深不可識矣。古之善為士者。如此。安得

而形容之哉。故強為之容。則先事而戒。豫

兮。若冬涉川。臨事而懼。猶兮。若畏四鄰。不

敢先發。儼然若客。不欲繫吝。渙然若冰之

將釋。不襍人偽。敦兮。其若樸。不自滿。假曠

兮。其若谷。不生分別。渾兮。其若濁。此七若

者。皆強為之容也。夫濁不必清。靜之徐清。

善於濁矣。安不必生。久之徐生。善於安矣。

亦形容其微妙玄通處。南華曰。水之性。不
襍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天德之象也。唯心訣云。以空之有故。豈礙
繁興。以靜之動故。何虧湛寂。保此道者。古
之士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可謂深矣。是
以敝則新。物理之常。所可識者。大成若缺。
其用不敝。是謂耐敝不新成。參萬歲而一
成純。胡可識哉。然則混一之道。果在深心
之士乎。世傳老氏以虛無自然為宗。及觀
此章。乃見太上心體。至嚴至密。朱子曰。漢
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
得老子妙處。晦翁深味此章之旨。

觀復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芸芸。

莊子作云云

各

一有復字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

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

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碑本作公能生能天

天

乃道。道乃久。

葉本無下句

沒身不殆。

致者。貪必自來。如春秋致

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歸根。謂反本。靜者動之根。命者物之所受。以生也。固然曰常。照徹曰明。平等曰容。公乃王。龜山所謂私意盡去。然後可以應世。天乃道。天猶有象。道則無象也。久即常也。以上說極之境界。工夫在篤。

物實而動。道虛而靜。虛實動靜。如聲響形影。不相離。離實以尋虛。則虛間實。離動以求靜。則靜間動。靜有間斷。則虛為間隔。故致虛之極者。在守靜之篤焉。守靜者。豈枯槁之謂哉。常有欲以觀其徼耳。復者。物之徼也。吾不觀復以復。而觀於萬物並作之

時。文始云。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一切諸念。當處寂滅。則轉物而不轉於物。靜不間動。而守靜也篤矣。虛其有不致乎。夫物芸芸而並作。寄迹焉而已矣。非其常也。惟歸其本根而靜。乃復其稟命而常。然則芸芸者。太虛所以役物。而歸根者。物之所以還太虛也。豈變遷之異事。乃古今之常理。非法眼洞觀。不碍一物。曷足以知之。王蟾曰。形中以

神爲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爲極。性乃神之命也。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復命曰常。觀復曰知常。是常也。昧則凶。明則吉。乃無有差別。而容乃萬物一體。而公。乃得一以貞而王。乃運無所積而天。乃高超象外而道。乃自古固存而久。即色即空。即空即色。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虛不間實。而致虛也極矣。莊子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又曰。平易恬惔。則

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何始。要之自靜中來。蓋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劉向所謂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要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司馬談所謂精神專一。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也。非守靜何以致虛。此連下章言常有。欲以觀其微。金剛經曰。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即觀復之謂。聖人主靜立人極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

吳本不知

有之。其次親而

林本作之

譽之。其

次畏之。其次

彭本無其次字

侮之。

陳本作其畏而侮之

次

信不

足。有不信。猶

王弼本作悠

兮其

碑本作猶其

貴言。功成

事

一作名

遂。百姓皆

司馬無皆

曰我自然。

太上言最上猶

帝迹慙。皇王歆謝。帝。大道之世。以百姓爲

芻狗。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

淒乎若霜露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下知

帝我者誰耳。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大道廢。

有仁義。下始親而譽之。皆知美之爲美。善

之爲善矣。仁義降。有智慧。假仁假義以行

其私。下皆畏之。箝其口而不敢議。而怨生

矣。智慧出。有大僞。姦宄猾桀。群起而侮之。

弁髦其君。而大亂作矣。夫譽之是疑之也。

况畏且侮者乎。其原起於上之不信。商人

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咸其

輔頰舌。誰則信之。桀之何猶兮。其貴誓而

貴會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聖人行不言之教。而功成。處無爲之事。而事遂。以輔萬物之自然。百姓皆曰我自然。謂之我。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矣。謂之自然。自然之妙。雖妙於知。而所以妙。則自乎不知。阮逸謂老莊存上古之教。非適時之典。若然。則其人與骨已朽。存之何益。假令玄元高拱穆清。與關尹莊列論道。將不動聲

色。登斯世於有巢燧人之域。裕如矣。嘗稽居方氏沒。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迫。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豈以太上神聖。不及提挺孔子哉。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

孝慈。

一作孝子。

國家昏亂。有忠

古本作貞。

臣。

父子兄弟夫婦曰六

親。孝慈。孝子慈孫也。

老子尺木會言上卷
此即前章而申其未盡之意。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有仁以愛之。有義以別之。沾沾予予。而太上之道廢矣。道散則降而生非。私智小慧者出而竊仁義之名。人偽日滋。而亂斯作矣。偽勝則反而貴道。有瞽聵而後知有舜。有桀紂而後知有龍逢比干。涸澤之魚。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何以相忘於江湖。去本日遠矣。老氏之心。滋戚矣。韓昌黎曰。老子小仁義。非小之也。所見者小。

也。昌黎見老子之見小。未見老子之見大。此章畧言常有欲之反。即楞伽所謂自心現量。

寡欲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有下程本無此字從之

三者以為文

不足。

古本以為文而未足也

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

屬如屬民讀法之屬。令平聲

上章憂偽之喪真。此章欲文之反質。聖者

仁義之總名。智者巧利之首稱。絕聖棄智。百姓皆曰我自然。其利益也百倍矣。六親不和。由於勝劣之相形。絕仁棄義。莫非孝慈。孰爲不和。國家昏亂。由於智愚之相傾。絕巧棄利。莫非忠臣。孰爲盜賊。是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文也。以爲文不足以治天下。故絕而棄之。務令民歸屬於質焉。所見者素。而不尚華藻。所抱者樸。而不事雕刻。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

身於焉而少私。心於焉而寡欲。蓋淥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故絕之於彼。正欲其屬之於此。程文簡公謂文帝師老子。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茂。以涵養天下。庶乎近之。此章推言常有欲以觀其微之意。即楞伽所謂七識爲轉識。

食母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

古本之與

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莽

荒從碑

兮其未央

從古本無哉字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

春

一本登在春下

臺。我獨怕

古本作鬼

兮其

碑本作我

未兆

如嬰兒之未孩。乘乘

古本作

兮若無所歸。衆

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沲

沲

碑本作純純

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

古本二俗

人下並有皆字

譽譽

察從古本

我獨悶悶

古作悶

忽

林本作澹

兮若海

一作晦

飄

一作

今似無所止。衆人皆

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

古本有欲

異於人。而貴食

開元本作而貴求食於母。自云母

唯阿。皆應

先無求於兩字。予所加也。削之。母。聲。唯恭而

阿。慢也。莽。謂莽蕩。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

之。圻。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歸者

必稅駕。乘乘。弓。無所歸。無住。着也。性。無餘欠。

有餘。皆。兮。外也。遺。失也。沲。沲。無知也。小明為

中。如海。一。漚。發。即。忽。弓。飄。兮。之。謂。頑。不知痛

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

母。乳。母也。唯音偉。食音嗣

絕聖智。絕仁義。絕巧利。絕學也。去知與故。

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

老子尺牘會言
責而無憂。何也。善惡同出於爲。猶唯阿同出於聲。相去能幾何哉。但人畏亦畏。吉凶與民同患。接物而變已者也。實切禍福倚伏無窮。莽莽蕩蕩。其未央哉。夫何爲。爲生於欲。衆人熙熙。欲動情勝。貪名逐利。如享太牢之味。如登春臺之景。我獨怕兮。情欲未動。如嬰兒初生。尚未孩笑。乘乘兮。不著於境。夫垂涎太牢。淫意春臺。衆人皆有羸餘。我獨若遺棄然。夫何欲。欲生於知。我心

何心。不識不知。愚人之心也哉。泯泯兮。智慮未開。若昏昏而不明。悶悶而罔覺。莊子云。胞有重閤。心有天遊。虛已以遊世。若虛舟泛海。飄然無所止。不滯於空寂。不著於境界。夫昭昭智詐。察察機謀。衆人役役。皆有以我獨昏悶而頑似鄙。夫何知。無爲也。無欲也。無知也。皆我之絕學。獨與俗學異者。將安貴哉。貴食母。母即有名萬物母。寂寥天下母之母。食者味之以自養也。莊子

云。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無為無欲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天全而神和矣。夫何憂。是謂無學而學。此章專言常無欲之實。即楞伽所謂無生法忍。

孔德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古本

並作恍兮恍兮

一有兮字誤下同

其中有象。恍兮惚其

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碑本無此

句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言孔大也。信如九

管者皆曰信。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甫美也。

大德者衆。美具焉。所容固無量也。豈無所

依違於其間乎。不随世俗所行。惟道是從

而已。道之為物。恍然而有。惚然而無。惚而

恍。匪象也。而能象象。如男女媾精。是其中

有象矣。猶曰象生象也。恍而惚。匪物也。而

能物物。如天地氤氲。是其中有物矣。猶曰

物化物也。窈兮深。冥兮幽。又非恍惚之可

言矣。匪精也。而能生天神帝。不由象生。不由物化。是其中有精矣。彼兩精相搏。非不可言真。莊子以有積爲不足。釋氏謂之種性。獨窈冥之中。威音以前。真空實有。精爲甚真。乃法性也。此生天神帝之必然。而其中。有定信焉。是謂無名天地之始。迎之自古。不見其首。隨之及今。不見其後。常名不去。而古今稱美者。皆從此出。是謂有名萬物之母。吾何以知衆甫之自出哉。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若傳舍閱過客然。孔德者從之。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冥心即道也。莊子曰。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見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潛心即德也。合而觀之。道德無隱

情矣。此章深言常無欲以觀其妙之義。即楞伽所謂八識為藏識。

曲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

古本碑本並作正

窪則盈。敝則新。少

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

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一偏也。窪。陷也。

也。式者。制物之則。○窪音蛙。見音現。

絕聖智。以反真。閱衆美。而秉本。道之大全也。何以得此哉。世之弗克全者。祇是爭多。競少。不知全不全於多。而全於少也。曲。少也。曲則全。如尺蠖之枉則直。流水之窪則盈。什物之敝則新。皆少則得之理也。多則反惑而不得。蓋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莊子所稱以約為紀是也。是以聖人抱一不啻

少也。爲天下式。則全矣。是豈曲意徇人。以求苟全哉。不自是。故道明。不自見。故德彰。不伐功。故有功。不矜長。故長。自然之道也。夫惟抱一。不起爭端。故天下式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已爭而圖全也。豈虛言哉。不曲則已。曲則而道而德而功而長。誠全而歸之。遺教經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抱一者。見素抱樸。而貴食母之謂。

希言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舊本飄上無故字從之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

終。

終古本並作崇

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

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

一本無道者二字

同於道。

古本有從事於德者句

德者同於德。

古本有從事於失者

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

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

坊本作失

之。

以上六句古本無同樂二字

信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驟雨暴雨

自旦及晡爲終朝。自早及暮爲終日。○樂音洛

天下惟自然之道。可以持久。世希言之。信。

不足也。飄風驟雨。陰陽擊搏。倏忽而不能
久。非自然故耳。天地且然。況於人乎。突如
來如。焚如。棄如。何可久也。故聖人抱一以
爲天下式。道者與之同於道。順道之自然
也。即未必道而德者。與之同於德。順德之
自然也。未必德而失者。與之同於失。順失
之自然也。莊子所稱常寬容於物。不削於
人是已。關氏易傳曰。夫同於物者。物亦同
之。故古異於衆者。衆亦異之。故凶。君子同

君子而和小人。小人同小人而和君子。同
似異而必通。和似同而必異。自信而人無
不信者。雲從龍。風從虎。水就濕。火就燥。自
然之理也。苟襲取一時而信不足。則人心
携貳。有不信。若飄風驟雨。然而自然之道。
爲天下裂矣。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
老氏以自然爲宗。何哉。筆乘曰。精覺妙明。
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
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此連

老子月才會言 上卷 四十三
上章。以至下文第二十九章。反覆明自然之道。

物惡章第二十四

跂

王陸作企

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

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

在司馬曹

陳蘇並作於

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

或一作故

惡之。故

有道者不處。

舉踵曰跂。張足曰跨。餘食。左氏人將不食吾餘是也。贅行。莊子

附疣縣贅。出乎形而侈乎性。是也。行當作形。○處上聲。

立者自立。加立以跂。反害於立。行者自行。

加行以跨。反害於行。由此言之。不自見故明。而自見者。反害於明。不自是故彰。而自是者。反害於彰。不自伐故有功。而自伐者。反害於功。不自矜故長。而自矜者。反害於長。以自然之道視之。彼露才揚已。舞智先人。即棄餘之食。縣贅之形。不合人心。不通衆志。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心於此。惡物之所惡也。

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

寥陸王本作寞

兮。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

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

林本作強

曰大。大曰

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

居其一

作一焉。

陳本無此兩句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惟道能物物。曰有物。寂止。

也。寥。遠也。法者。相因之義。強處並上聲。

三墳。古文曰。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

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

混沌。混沌爲之太始。太始者。元胎之萌也。

寂言體。寥言用。其體獨立而不改。無鬼神

也。其用周行而不殆。神變化也。不特爲萬

物母。而生天神帝。以爲天下母可矣。太上

言我不見道之形。不知當何名。因見萬物

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字之曰道。所以表

其用。釋氏言四邊無壁落。八面亦無門。大

道無邊際。虛空難度量。故名之曰大。名之

曰大。所以擬其體。此之謂常名。體不能不

顯諸用。曰逝而遠。寥是已。用不能不歸諸體。曰反。寂是已。此之謂常道。故曰道。大道生天而天大。地對天而地大。王參天地而王亦大。無論六合之外。即域中稱大者四。而王得居其一。可無所法哉。王人博厚。法地也。博厚則高明。地法天也。不動而變。天法道也。至於道。自本自根。無法而法。非自然。非不自然。故為道以自然為宗。世希言之。不知道者衆矣。禪伯曰。有物先天地。無形總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與此暗合。

重靜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古本何萬衆古本作何

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古本碑本作

今從王躁則失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

本作根躁則失君。擾也。君主也。終日行。即吉

行日五十里之意。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

載行者之衣服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

觀。紛華之觀也。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

繫著也。柰何。傷歎之辭。○處上聲。乘去聲。

制在己曰重。而能使輕。是重爲輕根。不離位曰靜。而能役躁。是靜爲躁君。自然之道也。郭象曰。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是以君子不離輜重。雖終日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之根也。燕處超然。雖有榮觀。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柰何萬乘之主。所以王域中者。何如。乃不自靜重。而以其身輕。用於天下。躁可知矣。輕浮淺露。則失持重之根。本

實撥而威福奪。躁動煩擾。則失寧靜之君。真宰挫而鑑衡爽。其何以主天下。隱然爲周天子傷也。是故端冕凝旒。化欲作而鎮之樸。尸居淵默。我無情而民自清。此自然而然者。萬乘之道也。朱子曰。伯夷微似老子。於此其庶幾。

要妙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數無

無林本作不用籌

策。

一作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

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

善救物。故無弃物。

傳奕云。古無是以聖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

有本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善

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

要妙。

計輪輶地為轍迹。瑕。玉玷也。謫。責也。籌策。

直曰。鍵。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重也。藏也。○數上聲。鍵從木去聲。

神無方。易無體。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舉步

不在脚跟下。何有轍迹。和之以天倪。因之

以曼衍。夫是之謂不言之言。不辯之辯。開

口不在舌頭端。何有瑕謫。天下何思何慮。

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都無計較。安用籌策。出入而無見其形。是

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無有亦無有。聖人

藏乎是。全無彌縫。安用關鍵。善建者不拔。

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全無繫累。安

用繩約。此五善者。常善也。由其以至常。為

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善。是以聖人

常行平等。救度群迷。道者同於道。德者同

於德。失者同於失。安所弃哉。子貢曰。夫槩
枯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
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
者不止。是以雜也。襲明用晦而明。無分別
簡擇之迹。所以然者。不善人不能自全。必
賴善人爲師。是所當救也。善人不容孤立。
必假不善人爲資。是不可弃也。不貴其師。
而不救。不愛其資而弃之。賢不肖之相去。
其間不能以寸。雖自爲智。實切大迷。以是
知襲明之爲要妙。要妙。贅辭。反其性命之
情。自然爲宗。至約而不繁。所贅至妙至妙
者也。蘇子謂老子示人以道而畧其器。使
達者易悟。而不恤其未達也。殆未解此章
之義。

常德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不古本。割。知。知子之知也。有運用之意。守。守作無。母之守也。有主宰之意。雄。雌。以剛柔言。白。黑。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谿。谷。在下。眾。流。所歸也。式。法也。亦歸之之意。武。爽也。足。全也。器者。適用之總名。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常道在人心為常德。嬰兒德之常和也。和以雌入。守雌至為天下谿。守雌篤矣。則常和不離。復歸於本來之嬰兒。此未始不知雄。而所守則雌也。無極德之常虛也。虛以

黑入。守黑至為天下式。守黑篤矣。則常虛不忒。復歸於本始之無極。此未始不知白。而所守則黑也。樸德之常質也。質以辱入。守辱至為天下谷。守辱篤矣。則常質乃足。復歸於本初之樸。此未始不知榮。而所守則辱也。通章皆韻語。詠歌而自快之意。常德者。固有之德也。有天德。斯可語王道。樸散則為器。以適用。聖人非不用之。但九德六德三德以下。各為一官之長耳。故裁成

老子天才金章卷一
上卷
不過曲成不遺。聖人之制大制也。要之不動而變。不言而信。未嘗穿鑿分裂。不割焉。是真能復歸於樸。守辱之極功。為谷之能事也。郭象曰。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朱子謂守雌守黑。這工夫極難。盡本老子笑嘻嘻地。雖未必肖。亦是他氣象。斯言果足為老子像讚乎。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神器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故蘇葉黃物或行或隨。或陳並作凡或隨。或故蘇葉黃或隨。或陸王作或吹。或王本作挫或載碑古本作培或隳古本。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取如取我田疇而伍之之取神

器贊辭為之治之也載任

將欲舉天下而治之。豈強為哉。吾見其知榮守辱。為天下谷。不得已焉。郭象曰。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真懷朴。任乎必

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何也。天下者。非樸散之器。天命人心所屬。神器也。惟神道可以御神器。不可爲也。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於無爲。是故凡物或行而前。而隨者已在後。或响而暖。而吹者已爲寒。或益而強。而損者已爲羸。或載而成。而隳者已爲毀。此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也。甚者。造爲之過分也。奢者。動用

之過分也。泰者。情欲之過分也。是以聖人慈而去操切之甚。儉而去浮靡之奢。不敢爲天下先。而去縱恣之泰。去中有參贊力量。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是謂大制不割。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時正惟四。亂時不植。氣正惟和。氣亂作癘。官正惟百。民正惟四。色正惟五。惟質惟良。病正四百。四。樂正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

昏而毒。道正常。過政反僻。刑正平。過政反私。祿正滿。過政反侈。禮正度。過政反僭。樂正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反亂。喪正哀。過政反遊。干父正亂。過政反危。市肆正貨。過政反邪。譏禁正非。過政失用。即去甚去奢去泰之事。

果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此下碑本無大軍之善者後必有凶年句從之

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

謂不

古本碑本並作非

道不道早已

還。旋通。師。衆也。善。即有道者也。

果。斷也。勿。禁止辭。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已。止也。早已。不久也。○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讀如於好去聲處上聲

人主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以道佐人主者。至於用兵。豈得已之故哉。蓋以兵強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

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人死物殘。田不修而荆棘生。言大軍之後。神號鬼哭。必有凶年也。果以理勝。強以力勝。善佐人主者。夫人也。果其在我。貞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師以止爭。其果常出於不得已。而毒天下。皆果而勿強之道也。此五勿者。申命痛戒之辭。彼壯而必老。物也。非道也。宛其死矣。取強之喻也。佐人主者。何以強為。經內談兵自此始。昭王江上不返。既有兵強之禍。未幾而五霸雄長。列國紛爭。太上之言始驗。說者謂借兵為喻。失其旨矣。

恬澹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此下考異云一本無之器二字從之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

樂殺人者。

一作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之殺人者。

不可得志。

碑本作意。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

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

喪禮處之。

一作言以。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兵。喜用兵者也。器非器。猶言物事也。恬澹。安靜。

也。美即佳也。○處並上聲。樂並入聲。

元包曰。無縱兵以怙衆威武。則喜於用兵

者不祥。爲物所惡。故有道人主不處心於

此。何也。左爲陽。生而柔弱。右爲陰。殺而剛

強。君子平居貴生而尚柔弱。不幸至於用

兵。乃貴殺而用剛強。是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常用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猶以恬澹

爲上。即剛強之事。不失柔弱之意。宋太宗

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兵者不祥之器。不

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雖勝

不以爲美事。而美之者。悖天反道。衆叛親

離。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越伐吳。范蠡諫曰。

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

禁之行將不利。句踐不聽。敗於夫椒。亦其
驗耳。夫人主不宜佳兵。佐人主者胡以兵
強爲哉。吉事尚左。主生禮之經也。凶事主
殺。則變而尚右。古之軍禮如此。偏將軍之
分。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以專殺伐之故。下
反居上。處凶事而行變禮。勢使然也。殺人
衆多。以悲哀泣之。非惟人主不樂。佐人主
者不之樂也。戰勝以喪禮處之。非惟人主
不美。佐人主者不之美也。即丹書之敬勝。

是謂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此章文意。既
提其綱。復疏其義。既誡其君。復飭其臣。反
覆叮嚀。辭繁而不殺者。以殺人之禍。莫慘
於兵。不覺其憂之深。而言之切耳。拾遺記
老聖著道德。所以無功力而言。若此章之
類者。豈得已哉。王弼疑此章非老子所作。
亦未諒老子之心。

樸小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

一無樸雖
小三字

天下不敢

古本作莫

能臣侯王

古本梁武本陸本並作王侯

若能守萬物一作天下

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

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

以不殆。

舊本作天亦將知之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

古本

川谷之於

一作與

江海。

小。微也。即道心惟微。

樸散則為器。名可名也。器可名而道無名。

清靜經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無名之

道何道哉。樸是已。樸之為物雖微。有真君

之義。所以臣天下。天下孰敢臣樸哉。侯王

若能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萬物將自

賓。一樸臣天下之理也。蓋以和召和而甘

露降。天地且不能遺。況於人乎。故民莫之

教令。而自然均平。其實服如此者。是以聖

人用之。則為官長。始制有名也。當此有名

之時。雖知其榮。夫亦將知止。而守辱自若

焉。則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夫何始。常道者

萬物之宗。猶江海者萬水之會。川谷異派。

莫不朝宗於江海。萬物殊途。莫不同歸於

常道。此之謂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也。侯王得不守諸。此連下章。申言第二十八章之義。

壽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葉本無力。自有字。

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邵本。

有止者久。死而不亡河上坊本作妄非者壽。不失其所。即良

之止其所也。久。即易之可久。○強行之強上聲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

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守黑者。豈

一無所知哉。知人者。分別之見耳。自知其

幻。則見性而明。守雌者。豈無一所勝哉。勝

人者。血氣之勇耳。自勝其私。則大勇而強。

惟自知。故知足常足。克然有餘。惟自勝。故

自強不息。不容少懈。不失其雌。常德不離。

不失其黑。常德不忒。神久自凝。息久自定。

能見精神而久生也。壇經云。吾若不知去

處。終不別汝。久則形精不虧。是謂能移。養

老子月有會言卷一
生主云。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玉蟾曰。人既能返老還嬰。則必能變化飛昇。五
陵師云。性如明月。命若清風。無所不有。無
所不照。能忘精神而超生也。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非死而不亡者耶。釋曰。云何得
長壽。金剛不壞身。復以何因緣。得大堅固
力。非不忘者壽耶。大抵色身有死。法身不
亡。有死因有生。不亡永不滅。自是三尼彼

岸事。這事聖人存而不論。非此岸人可測
識。何勞龜山考亭諸公費唇吻。後人且莫
描風捉影。圓覺經曰。既已成金。不重爲鑛。
經無窮時。金性不壞。又曰。何況能以有思
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
彌山。終不能着。齊物論云。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
然。可不謂大哀乎。言隨死而亡也。况形未

死而心先亡者耶。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

大道章第三十四

大道記

一作況

今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

不辭。功成不名有。

薛本作不居

愛養

一作衣被

萬物而

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

古本作之

而

不知主。可名於

一作於一並

大。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

其大本作是以其不自大

故能成其大。

記。無滯貌

大道洋洋乎。流動充滿。泛兮無所繫著。可

左可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其生生之勞。言有本也。有成物之功。而不自名其有功。言無心也。曰生曰成。愛養萬物至矣。而未嘗自以為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所以然者。道常樸而無欲。退藏於密。可名於小矣。易繫曰。復小而辨於物。故泛兮其可左右。非特不為萬物主。萬物且歸焉。而不知道為之主。可名於大如此也。以物觀道則然。道固常無名者。是

以聖人終不爲大。惟守其樸之小者耳。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故能成其大。亦第三十二章之意。

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口古本碑本並作言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安平泰。贊美之辭。既。

也。盡

執大象者。無執之執。無象之象也。執此以

往。何所之。而不宜。不惟安而且平。不惟平而且泰。莊子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逆旅主人。張樂設餌。以啗過客。客爲暫留。亦爲之遽蘆而已矣。有盡也。惟道常無欲。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其形之言也。淡乎其無味。無肥甘之適口。視之不足見。無采色之娛目。聽之不足聞。無聲音之悅耳。然而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既以爲人。已

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物有盡而道無窮。用之不可既。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也。執大象者蓋如此。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

古本作翕。林本作翕。

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

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

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

一本作柔。弱勝剛。強。

魚

不可脫

古本作悅。於淵邦。

國從韓非本作邦。

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

將者。要其未然之辭。歙。歛也。聚也。張。開大也。

將欲云者。且然之辭。必固云者。已然之辭。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固嘗如此者也。迹若相反。理則相因。衆人之所莫睹。至人之所獨窺。知幾其神乎。是謂微明。關氏易傳曰。往來之交。逆順之際。此吉凶所以前知也。變化所以會合也。數會乎上。象合乎下。天人相與。其深微哉。兵之銛曰利器。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所必然者。是利器

也。聖人深達微明之義。澹然無事。退然若怯。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此其密用獨化。巽以行權者也。可得示人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藏身也。莊子曰。于魚得計。邦之利器。其魚之淵乎。魚非淵無以活。邦非柔弱無以興。天下稱利器者。果不在剛強。在柔弱。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可謂善藏其用矣。故曰。不可以示人。或

者猥云。將欲如彼。必姑如此。使人不覺墮其術中。即西山見謂陰謀之言也。陰謀者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陳平自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只緣固字誤作姑字用。老通曰。姑與固相去懸甚。勿枉殺天下人。程子言。申韓與老子甚懸絕。蘇秦張儀。取道更遠。斯確論矣。又議此章爲權詐之術。亦豈深亮老子。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

古本作王侯

若能守。萬

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一作無

欲以靜。天下將

自正。

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

道常無爲者。其本體也。而無不爲者。其妙

用也。侯王若能守。守此無爲耳。萬物將自

化。則無不爲而妙用行矣。化而欲作。人僞

日起。聖人辨之於早。防之於漸。一切可尚

之賢。可貴之貨。可欲之事。皆却而不爲。而

躬修玄默。以鎮定之。使不得動。是豈弊弊

然。以天下爲事。而鎮之哉。中無抱樸之念。

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郭象曰。無

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主上不

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

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

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

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

而自得矣。故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

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彌尊。樸之一字。屢見篇末。亦深慨周末文勝。而思所以挽之者。是時王綱尚紐。故惓惓屬望於王。然而霸風將競。不得不致意於侯。白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司馬承禎對睿宗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皆於樸字。昭合。薛君采註畧自生民以來。迄於唐虞。淳素之風。傳數萬歲不絕。自周至於近代。僅二千餘歲。而風俗大敗。其故可知也。噫。身世道者。可留意此經矣。

老子尺木會旨上卷終

老子尺木會旨卷之下

道德經下篇

印玄解

言德者。類之下篇。雖以德言。何者非道。

上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以古本作不為。下德為之而有

有古本作無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

而有以為。上禮為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王

仍作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王弼作處其
厚不居其薄
處其實不居其
華古本並作處故去彼取此。攘臂謂攘除衣
袂以出臂也。仍
就也。○處
去並上聲

德者五常之總名。上德不德。不有其德也。
得而無得。是謂真得。即實無有法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
是也。下德不失德。不忘所得也。所得不忘。

猶未得矣。即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
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是也。蓋上德無
所作為。而無心於為。無心為上。下德有所
作為。而有心於為。有心為下。上仁上義上
禮。其為之也與下德同。是仁義禮之上者。
乃德之所為下也。就其中而較量之。仁無
不愛。上仁之無以為類。上德義有所擇。上
義之有以為類。下德上禮恭而衆人慢。莫
之相應。則怒而攘臂以就之。忿爭起矣。由

是觀之道無在而德有在。道降而爲德。關
尹子所謂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是也。德
無迹而仁有迹。德破而爲仁。仁無別而義
有別。仁壞而爲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敗
而爲禮。五降而至於禮。下之下矣。莊子曰。
道隱於小成。信哉。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
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恃
貌而論情。其情惡。須飾而論質。其質衰。往
而計來。施而責報。人懷輕鄙。徂詐之心。家

爲淫辟離跂之俗。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蒼
壁玄纁。登降揖遜。儀文度數。陳於前。皆道
之華。識此者。謂之前識。陰識依通。禪伯目
爲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曰。亂之
首。則禍世無窮。慘於兵戈。曰。愚之始。則自
賊無已。深於鴆毒。皆學問爲之嚆矢。有高
世之志。而不徇流俗者。謂之大丈夫。莊子
所稱博大真人也。厚薄以行言。華實以知
言。不處薄。不居華。去彼之禮也。處厚居實。

取此之道也。即與奢寧儉之意。素履子曰。去華飾而作教。捨文艷以歸真。元包曰。歸人於至和。示人於太朴。皆此物也。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禮之要也。茲顧薄禮如是。無亦前篇論樸之意歟。郭象曰。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皇極經世書

曰。三皇以道化天下。五帝以德教天下。三王以功勸天下。五霸以力率天下。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皇極言仁禮義智相因。如春夏秋冬。四時順行之序也。道德言仁義禮智浸失。如木金火水。五行逆戰之象也。有如人身。臟病逆。腑病順。順則易理。逆則難調。蓋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土信。名五德。前識是智。處厚居實是信。太上教

人從實地上起手。信實則克去前識之智。智徹則克去文飾之禮。禮至則克去分別之義。義精則克去沾煦之仁。仁熟則歸根於信。無所容其克而德完。心如穀種。莫不從實地生。如土長苗。即易終始於艮之理。五行不離於土。五常不離於信。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之義大矣哉。老之學至矣哉。楊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

雄之言何狂哉。淮海秦觀曰。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德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畧。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斯言始爲知解。

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嚴若平本無此

句侯王

古本作王侯下同

得一以為天下貞

貞一作正下同

其致之一也

開元本無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

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

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嚴本無此句

侯王無以

為貞而

一本無為貞而三字

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

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

一作謂

孤寡不

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

古本

作輿

不欲碌碌

錄一作錄

如玉珞珞

落一作落

如石

神即記神氣流行之謂致即繫詞一致無着力也裂破毀也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

也蹙即高而危之象非乎嗟嘆之辭碌玉貌珞當作珞石貌蹙音厥數上聲

此承上章道德仁義禮智而原於一也道

無鬼神獨往獨來曰一昔之得一者自本

自根之謂也曰清曰寧曰靈曰盈曰生曰

貞六者之名雖殊其致則一失一則同歸

於敝而已矣一無去來而氣有消長數有

乘除事有得失物有成毀故云將恐記曰

人者天地之心故六者之中屬望於侯王

以侯王得一而位育之化成陰陽書曰天

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地震者。陰
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如晉惠帝元康中。
天裂數丈。殷然有聲。周幽王二年。三川震。
岐山崩。蓋此類也。賤爲本。即得乎丘民而
爲天子。下爲基。即泰山不讓土壤。雖不言
一。猶近於一。莊子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
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屯之象曰。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是以侯王以孤寡不穀爲
稱。諸侯讓善於天子。天子讓善於天。皆不

自有之意。知其榮。守其辱也。非不歷之道
乎。致。推極也。故仁義禮智。鑿鑿可名。致爲
一道。而道無可名。猶輪輻。蓋軫。衡軛。轂。轄。
歷歷可數。致爲一車。而車不可數。是一也。
者。道之大全也。玉因石而所出。貴因賤而
所立。居已以貴。碌碌如玉之少。居天下以
賤。珞珞如石之多。如此分別。去一遠甚。故
抱一者不欲。夫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
蒞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

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太上曰。得一萬事畢。佛祖曰。萬法歸一。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三教之道。同出於一。呂知

常曰。一者人之真性也。知言哉。

有無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反。復也。

此承上章嘆一之玄妙。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曰反。反非動也。而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道之動矣。程子以爲一陽生於下。爲天地生物之心也。知其雄。守其雌。曰弱。弱非用也。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

至堅。是道之用矣。兌之象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啗人。亨。有者。冲氣也。而理寓焉。天下之物。生於有。冲氣以為和也。非專氣致柔。不能守有。是以貴弱。無者。太虛也。而氣乘焉。有生於無。太極本無極也。非虛極靜篤。不能存無。是以貴反。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老氏有生於無。和理也。無。吳臨川曰。有。指陰陽之氣言。無。指道體言。二說俱謬。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即老氏之所謂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老氏之所謂無。有無不離。理氣何分。有無潛虛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得之矣。

大笑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一有建言

有之。古本明道若昧。進道若退。此句一在夷

夷道若類。一作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古本廣

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古本作媮

質真若渝

古本作輸董作

搖今從王傳本作渝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絲之不勻曰類

建立也偷竊也渝變也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類盧對切

此承上章言有生於無玄之又玄也聞此道者誰則信之其上微妙玄通之士深信其然其入離其出微瞬有存息有養勤而行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次心迹各判之士方信其有忽疑其無若存

若亡難乎其有恒矣其下狗生執有之士直以爲荒唐悠謬而不足信大笑之以情求之而不得故也若其不笑是可以情求矣安足以爲道莊子所謂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故大笑之也從事於道者何如建言有之明道若昧用晦也進道若退日損也夷道若類不知美也三者以道言上德若谷虛中也大白若辱受垢也廣德若不足不自滿也建德若偷不自銜也四者以

德言質真。兼道德而言。若渝任運也。此八
若者。皆反於大通而無隅。計之以歲而晚
成也。誠謂乎大音聽之不足聞。大象視之
不足見。而道隱無名。不可以情求者也。是
有生於無者。道也。而天下之物生於有。孰
非道哉。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善貸矣。功
成不名有。且成焉。以有爲妄。以無爲真。非
信不足以語此。子夏篤信聖人。須菩提信
心清淨。三教之士。皆起於信。乃若同人先
笑之矣。

教父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爲稱。古本作王侯故物或損之而
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古本作
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一強梁者不得其

死。吾將以為教。

古本父也。

凡物皆止於後。陰靜

動也。而冲虛之氣。運乎其中。以為和。石截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皆取其強。曰強梁。母主養父。主教。故言養則曰貴。養母。言教則曰為教父。

周易古占曰。先儒謂天地未分。元氣混而為一。老子謂道生一是也。太始之數一。一為太極。一不能不分而為二。太易之數二。二為兩儀。二又不能不合而為一。以成三。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遊神動而靈。

故飛走潛化。動植蟲魚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蓋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合二為三。函三為一。非專氣致柔。能必和之常保乎。王公以孤寡不穀為稱。守柔之道也。故益不徒益。或損之而乃益。損之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損不遽損。或益之而反損。益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昔人以之立教。我亦以之誨。

人。彼強梁者。非所謂益乎。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長萬壯士也。宋華醢其肉。皆不得其死。所損滋大。可畏哉。吾將以為教父。嚴事之而不敢違焉。謙受益。滿招損。知益而損。則損而益也。可以反觀矣。故保和之要。在於守柔。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嘆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以不察。

希及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

淮南子作出於吾一無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堅。猶剛。

強。無間。無內也。天下希及之。贊辭。○間去聲。

合性與命有生之名。合神與氣有人之名。

氣太和也。惟和足以保命。神太虛也。惟虛

足以存性。觀夫水至柔也。石至堅也。泰山

之水穿石。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矣。堅則毀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腰者化。無

有入無間矣。有則礙矣。近取諸身。齒散舌存。遠取諸物。磁石召鐵。知雄守雌。爲天下谿。知白守黑。爲天下谷。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蓋不言之教。教以神。無爲之益。益以天。刮而能柔。大易歸之天道。無聲與臭。中庸贊其至神。惟有一乘法。餘二即非真。釋氏以之。超凡入聖。天下希及之。故知兩雄不相役。虎鬪虎而必傷。兩實不相交。石投石而必却。好刮使氣。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狗生執有。與接爲構。日以心鬪。是有取於柔與無。而無貴乎刮與有。所以全神氣。正性命也。荀子謂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伸。豈其然乎。上章舉強梁爲戒。此章即柔無爲法。皆言弱者道之用也。

足止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此下程本

無是故二字從之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孰多之多。猶重也。

烈士以身殉名。不知身親於名。貪夫以身殉貨。不知身多於貨。美玉投蛙。明珠彈雀。至死不悟。誠可哀憐。嚴君平曰。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失名失貨。道德是依。神明是佑。此可以觀得與亡之孰病。全生枉死。將奚擇焉。又曰。生我名者殺我身。則知甚愛必大費。如殺妻求將。益我貨者損我神。則知多藏必厚亡。如剖腹藏珠。高名厚利。患得患失。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蓋性

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往不困苦哉。然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遜淫而無耻。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薛

君采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增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不辱所以即榮。不殆所以就安。可以長久。莊子云。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上篇言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彼身之身。幻身也。此章言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此身之身。真身也。幻身不可重。真身不可輕。禪家則曰。幻化空身。即法身。則又未始不一矣。

清靜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一作冲其用不

窮。大直若屈。

古本作拙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

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缺音缺。

大。即強而名之曰大。大道是已。有形必有敝。成不以形。而其體若缺。則其用不敝。而大成矣。有器必有窮。盈不以器。而其體若冲。則其用不窮。而大盈矣。是皆無之以爲用。而不可以情求者也。所謂大也。推而

言之。直不以壯而若屈。巧不以心而若拙。辯不以口而若訥。體本無體。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惟變是用。躁急則驕陽而勝寒。靜僻則伏陰而勝熱。險躁則不能理性。愒慢則不能研精。惟神清性靜。若缺若盅。不麗於陰。不麗於陽。爲體如是。則其用也。寧有散乎。寧有窮乎。以爲天下正。無勝而無不勝矣。清靜經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

其心而神自清。心清靜則身清靜。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盡山河大地清靜。何大如之。陳白沙曰。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徃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乎。上章戒人趨名利。此章引人歸清靜。皆言反者道之動也。

常足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糞古本作播糞下天

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王本無此句

禍莫大於知足。咎莫大

大古本作惜

韓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

司馬本無之足二字

常足。卻屏去也。糞糞田也。戎馬戰馬。

郭外謂之郊。

車戰用馬。周官特列司馬以重其事。天下

有道。休兵而務農。兵爲民也。天下無道。甲

兵動於境內。戎馬馳於四郊。桑梓盡於樵

薪。荆棘生於隴畝。民爲兵矣。夫無道之君。

毒痛天下。原其所以。乃三毒也。心見可欲。

非理而求。罪莫大焉。貪也。求而不已。必害

於人。禍莫大焉。嗔也。不顧害人。但知利己。

咎莫大焉。癡也。大則身弑國亡。小則身危

國削。故饑思啖牛。渴思飲海。何時得足。惟

安分循理。任運隨時。而知足之足。則性宅

之內。充然有餘。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常足

在我。無少欠缺。若釋之戒定慧。三毒自消。

上篇論佳兵殺人。此則原其樂殺人之故。

在於不知足。亦誅心之論。悼俗之深。非寓言也。

彌遠章第四十七

彌遠。反辭。摘以名章。變例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韓本作不出於戶。可以知

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

其出彌遠。其知彌

彌。古本並作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知一作至。

不見而名。不為而

成。名。見之真而可名狀也。

形而下謂之器。近取諸身。即可知矣。何必出戶。形而上謂之道。反觀於心。即可見矣。

何必窺牖。迷之。其出彌遠。至寶秘於形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是以聖人不以足行天下。而知天下。不以目見天道。而名天道。雖學貫天人。皆不離當體。而盡乎知見者也。釋云。不動一毫。成正覺。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夫何為哉。其成天下之務也。亦自然而已矣。天下之物。生於有。知天下者。其有物有則之謂乎。有生於無。見天道者。

其無聲無臭之謂乎。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天下之動。貞乎一矣。

日損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一無以至於

於無為。無為而而古本作則無不為。取天下古本作故

取天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猶取

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

世俗之學。多聞多見。務為日益。豈真有益哉。朱子答呂子約曰。一向耽着文字。令此

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大慧禪師云。讀書

多者。無明愈多。大顛云。修道人。如剥芭蕉。

剥去一層。又去一層。直教去盡。沒下手處。

方是。蓋去一分妄。即還一分真。損者。乃其

益之大者也。莊子曰。今已為物也。欲復歸

根。不亦難乎。必也。既損其所損。又損其能

損。譬地脫落。前後際斷。以至於無為。亢倉

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

合於無。其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

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干我者。我必知之。言鑑縣而萬物畢照。衡縣而萬物畢平也。非無爲而無不爲乎。雖取天下。常以無事也。及爲者敗之。何足以取天下。甚哉無爲之有益。其端始於日損。損之時用大矣哉。此章兼理身理天下而言。太上之學。無工夫裏工夫。太上之功。無力量中力量。

孩之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

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惻惻古本作歔歔一作怵怵

爲天下渾其心。

古本作渾渾焉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

人皆孩之。

陸王之常心。住心也。惻惻。憂勤貌。○作咳之。惻圖協反。爲去聲。渾上聲。

聖人之心。惟道是從。道無不在。聖人之心亦無所不在。曷有常哉。百姓結性成心。如結水成冰。聖人融冰成水。即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也。何也。一切有爲。無非妄者。善者善矣。視不善猶善。諸法空相。

無非實者。信者信矣。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人之無常心。而有常德也。賊莫大於德有心。而有心睫。聖人出而應世。慄慄然爲天下渾其心。使不生分別。以復其大醇。百姓皆竦耳瞪目。注意聖人之予奪。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孩遇之。始孩之童。無不善不信也。即有不善。有不信。非其情也。何所容其去取。記所謂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是以彼亦不矜。

此亦不愠。百姓之心。還爲嬰孩之心。而聖人以百姓心爲心。百姓亦以聖人心爲心矣。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爲哉。亦前章理天下之意。史稱禹見罪人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與此章文意相近。

攝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

之生動之死地。

韓本占本作民之生而生而動動皆之死也。

亦十有

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

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殺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

無死地。

莊子曰。其出不知所入。其入不知所出。指死言動之死地。動謂動輒之往也。

死地。死所也。攝。管攝也。不期而會曰遇。兕出湘水之南。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被着也。

萬物出於機。生也。入於機。死也。有生有死。

物理之常。十者。成數也。就其中分之柔弱

者。生之徒。由生而得生。十之三。剛強者死。

之徒。由死而得死。十之三。乃若夫人趨生。

輒往死所。本以求生。反以速死。亦十之三。

夫何故。守形太甚。則生亡也。孔子對哀公

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人自取之。寢處

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

下位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

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

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其命也。人自取之。

彼三而三之。十去其九矣。其一則善攝生。

者也。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郭象曰：至人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蓋聞者，謙辭，不敢自道也。於十者之中，闕一自擬，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故自爲問答，鄭重其辭。說者謂老子養生之書，其見出此，亦前章理身之意。噫！死生之際，亦大矣。老氏言長生，釋

氏言無生。易繫曰：原始反終，則知死生之說。三聖人之言何如？原始者，本自虛中來，畢竟還諸太虛曰反。然則來其寄寓，反固爲歸宿矣。此生寄死歸之理，甚明。惟長生久視之道，既來之，則深根固抵，留形住世，不教容易放還。所謂命以術延，無生法忍。生滅滅矣，寂滅爲樂。來無所自，還無所歸。真空妙有，不生不滅也。朱子曰：飄飄學僊侶，遺世在雲山。道啟玄冥秘，切當生死

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非長生之說乎。既而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只恐逆天理。偷生良不安。則原始反終也。是兩家弟子。王勃如來成道記。併器異而水必同。燈點殊而光終一。是三世諸佛。儒直生。老久生。釋超生。皆為不死。君子奚擇焉。不承三聖之道。流浪生死。死即死矣。不復生矣。可為痛哭。諸家解十有三。皆戲論。惟先天道德經。以火

七水六為十三。火主氣。水主精。與大易精氣為物之義同。慙屬水。忿屬火。慙忿窒慙則生。反是則死。實養生之要道。文始曰。水無人。也。火無我。也。合之而性命之理得矣。以丹術言之。心火腎水交。而內藥了性。坎男離女交。而外藥了命。南斗六而得水數。壯斗七而得火數。七六互為其根。天關在手。地軸由心。厥有至理。然非經之本旨。漢文帝所不解。莫湏在這裏。

尊貴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林註或

作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古本作長之。育

之。亭之。毒之。林本作成養之。古本作覆之。生

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長上聲

道常無名。物之祖也。曰生之。德則有體。物

之母也。曰畜之。蠢然之物。特以形之。道之

寓耳。必然之勢。特以成之。德之末耳。是以

萬物非道不生。莫不尊道。非德不畜。莫不

貴德。圓顱方趾。巖樹庭莎。鴉鳴鵲噪。有知

無知。有情無情。莫之命尊。而自然惟道是

尊。莫之命貴。而自然惟德是貴。即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不可解於其心者。荷其所生

所畜故也。雖曰道生德畜。而實統於道。故

道之於物也。稟精而生。含氣而畜。遂形而

長。字材而育。權成而亭。量用而毒。保和而

養。護傷而覆。此八者。皆道之自然也。善爲

道者。生而不有其恩。為而不恃其力。長而不宰其功。是謂玄妙之德。其於自然之道也。一而已矣。此道德一經之大槩。莫不以萬物為務。儒者安得以虛無之教異之。

襲常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

古本有可

以為天下母。既得

作得一

其母。

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死。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兌為口。易曰。說言乎兌。初倪為小。始生為柔。皆

方兆於有。而未離於無之義。記曰。揜而充。求曰襲。襲常。猶襲明。密而不露也。

夫有名。萬物之母也。而無名。乃天地之始。

則自天而下。皆母於無名矣。所謂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知子者。知其有。守母者。守其無。知子守母。則應物者化。在躬者神。夫何殆。塞其兌。內境不出。閉其門。外境不入。慎汝內。閉汝外。素履子曰。履離塵之道也。開其兌。則內者出矣。濟其事。則外

者入矣。常無欲。可名於小。見小曰明。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也。用其心。光以照有。復歸其性。明以存無。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沒身不死。何殃之遺。襲常者。退藏於密之謂。玄之又玄也。上篇知常曰明。恬以養智。寂寂中之寂寂。亦所以申前章攝生之善。

盜竽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

夷。而民

碧虛司馬蘇林本並有甚字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

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

古本作貨財

有餘。是謂盜竽。

諸本誤作盜。今從韓非本作竽。

非道哉。

然介

猶言忽然。有頃之間也。施。設施也。夷。平也。踞狹而捷曰徑。除。治也。傳曰。蕪。除先人之敝廬是也。青赤為文。采是古文。竽者。五聲之長。

復歸其明。所以襲常。使我介然用其光。以行於大道。惟施為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大道本甚坦平。民反視為迂遠。而好捷

徑相率於崎嶇險阻。去道遠矣。俗尚如此。實由世主好大喜功。朝甚除而務富強焉。則奪民之力。田甚蕪矣。竭民之財。倉甚虛矣。上方服文繡而作淫巧。帶利劍而尚武功。厭飲食而忘機務。資貨有餘而好聚歛。是皆所謂朝甚除者也。其劫奪傲虐之雄哉。是謂盜筭。筭唱而衆樂和。大姦作而群盜起矣。大道其敝哉。可畏孰甚。上章示人守母之道。此章警人逐子之弊。亦前章無

常心之反

觀身章第五十四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韓本作子孫以

其世世祭祀不絕上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

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

韓本

漢人避高帝諱改作國

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

乃

志堅本

俱作能。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

然哉。以此。

修者修德凝道之謂也。

爲者敗之。有建則有拔。執者失之。有抱則有脫。乃子孫以其世世祭祀不絕。是能不拔不脫也。果何修而得之。本諸身而已矣。建之以常無有。是謂善建。主之以太一。是謂善抱。道之真以治身也。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修者自然爲宗。不假造作。真而不妄。裕而有餘。長無不及。豐無不足。普無不徧。所謂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也。要之不離乎當體。不思善。不思惡。方是

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以吾身觀吾身焉耳。推之家國天下莫不皆然。各足而無待於他求也。吾何以知以天下觀天下哉。藏天下於天下是已。即此以身觀身之道矣。身如壯辰。大主宰。即大自在。大休歇。即大頭腦。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應作如是觀。孔氏遺書。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義同。此章總結上文六章之意。以起下文之端。子瞻乃謂老子之學重

於無爲而輕於爲天下國家。瞻於是乎失言。

含德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

古本作蜂蠆

不螫。猛獸

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

之合而峻

古本作陸作全

作精之至。

從碧虛蘇曹本俱無也字

下終日號而

古本無盍字莊子之文乃有之

不歎

嘖從古和本作歎

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

古本強

物壯則老。謂之

一作是謂

不

碑本作非道。不

道早已。

以尾端肆毒曰螫。以爪按拏曰撻。以

固。鱖。

赤子陰也。歎。氣逆也。祥。妖也。強。暴也。○

蟄音釋。攫厥縛反。搏音博。峻子垂反。號平聲。歎切。

此言修之身。其德乃真也。含德之厚。淮南

子所謂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

然徜徉於塵埃之外。而逍遙於無事之業。

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是也。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比之赤子。寧有差乎。夫與接

爲搆。日以心闔。則兩相傷矣。赤子無心於

物。物亦無心於赤子。曷由傷之。若螫。若據。若搏。如風馬牛不相及。無心而精自完。無執而握自固。無欲而峻自作。精之至也。無心而氣自和。終日啼號。無是非喜怒而氣不逆。和之至也。此赤子之爲赤子。含德者。知和曰常。是純氣之守也。知常曰明。是滑疑之耀也。精固而不搖。氣和而不戾。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是亦赤子而已矣。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

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苟元精失而以物益之。則不曰善而曰妖。元氣失而以心使之。則不曰和而曰暴。剗強者死之徒。羝羊觸藩。羸其角。物焉而已矣。非道也。其早已也。宜矣。上篇復命曰常。轉物而不轉於物。天乃道。道乃久也。此章知和曰常。形全精復。與天爲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也。故

同謂之常。

玄同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踈害賤三句上林本並無亦字從之故爲天下貴。

知和知常。黃帝所謂無思無慮。始知道妙。不容言者也。支離分別。盡夢境。談者爲說。

夢焉得知。碧虛子曰。塞兌閉門。已見前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嗜慾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興捐聰棄明之說。無有一法從外而來。無有一法從內而出。又無少法和合而生。不待緘口收視而然也。挫解和同。已見上篇。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是謂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至人之遊處。

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卮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夫然。均覆萬物。孰為親疎。等觀逆順。孰為利害。齊一榮辱。孰為貴賤。物物而不物於物。超與造化為伍。故為天下貴。此亦前章含德之意。

無情章第五十七

以正古本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達真取天作政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林本作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

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

多技巧。奇物滋起。古本作民多智法令滋彰。

古本作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

而民自樸。河上本有下我無情而民自清。忌諱

禁防也。利器。權詐也。

此言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治國有事於正。不易之經也。用兵有事於奇。一時之權也。至於取天下。非正非奇。無所事而已。吾

何以知取天下以無事哉。上設禁防。其民動觸忌諱。奔命之不暇。而暇治其事哉。故彌貧。下多權謀變詐之術。國是不明。瞽眩而不知所適從。故滋昏。民彌貧。則彌多技。能以自便。奇袤淫巧。日益起。本業廢矣。國滋昏。則滋彰。法令以求勝。姦宄盜賊。日益衆。喪無日矣。政典曰。國無邪教。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游民。故聖人云。不彰法令。我無爲矣。民自然化。靡利器焉。

良由我好靜。而自正也。孰爲盜賊。罔有忌諱。我無事矣。民自然富。未嘗貧焉。良由我無欲。而民自樸也。孰爲奇物。要之。我無情。廢心。而用形。是以民自清。無機事者。無機心。我忘其好。民亦忘其自也。非無事取天下。而何。道士蘇澄隱對宋太祖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泰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

此道也。太祖說其言。邵子謂老子得易之體。孰知用即是體。朱子乃謂老子雖云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亦不問。武王耻一人衡行。伊尹辜一夫不獲。曾謂老子不如武王伊尹乎。上篇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聖人乘理也。此章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世俗用智也。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同器而異操。何燕泉謂子房學老子。多陰謀。凡事不肯自爲。所謂不自爲者。始用朱亥。繼用漢高。博浪之擊。自是力士力。既而不附漢。雖欲爲韓。將安效之。子房非不肯自爲。無可自爲之勢也。燕泉且不知子房焉。知老子。

政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古本作悶悶

其民淳淳。

古本作惇惇

其政察。

察其民。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

其極。其無止。

林本作其無正邪

正復爲奇。善復爲祗。

民之迷。其日固久。

韓本作其故以久矣是以聖人

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纂微作穢

直而不肆。光而不

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淳淳。自樂也。察察。煩

碎也。缺。缺。不足也。極。終也。奇。衰也。割。削也。

熾。稜也。剝。傷也。肆。恣也。擢。

也。音機。劇。居衛反。

其政悶悶而無情。其民淳淳而自清。苟其政察察。多忌諱。滋法令。則其民缺缺。多巧彌貧。夫何故。彼察察者。彰善癉惡。將以轉禍為福。自謂可以為政矣。然而既有對待。即有倚伏。董生有言。賀者在廬。弔者在門。弔者在廬。賀者在門。禍福之來。孰知其極。

其運如輪。其循如環。寧有止耶。豈察察所能趨避。為之民者。方從乎正。尋復為奇。以方獲乎善。尋復為祆。一切僥倖。苟免顛倒。錯亂。迷失正道。其所從來久矣。無惑乎其缺缺也。以是知民不可以治。治乃所以治之。是以聖人之政。雖方且廉。非法令也。故外不害物。雖直且光。非忌諱也。故內不矜已。悶悶如是。而民之淳淳。宜爾矣。此亦前章無事之意。

畬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畬。夫惟畬是謂早服。

林本作復

服謂之

韓本作是謂

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

不克則莫知其極。

此下黃本無莫知其極四字從之

可以有

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

一作蒂

長生久視之道。

畬省儉也。如用財者之節損。服從也。即惟道是從之謂。木

有曼根。有直抵。直抵所以建生。曼根所以持生。○重平聲

復結上文四章之意。修之家國天下。化民

成俗。以治人也。修之身。存心養性。以事天

也。一言以蔽之。莫如畬。畬者。深自愛惜。不

肯浪費。夫惟畬。養於未發。防於未然。服之

早矣。德既積矣。孔竅既虛。新和日入。虛室

生白。吉祥止止。重積德焉。至德者。火不能

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則

無不克。豈徒一人自有餘而已哉。精神四

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可以有

國。是畬之一言。為有國之母。可以長治而

久安矣。治人此道。事天固此道。重積者。深其曼根。而生以持。早服者。固其直祗。而生以建。性海放深。命根永固。非長生之道乎。生既長矣。則無不克。莫知其極。允視之道也。是以三皇之世。萬有千歲。廣成軒轅。授受一道。道藏玄妙。玉女內傳畧。老君於殷湯甲子七年。乘日精。化流珠入玉女口中。已而孕。歷八十一年。以武丁九年降誕。文王爲西伯時。召爲守藏史。武王時。遷爲柱

下史。魏明帝讚云。爲周柱史。經九百年。禮記魯子問。鄭氏註曰。老聃。古壽者之號。與孔子同時。史記曰。老子在周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混元實錄。昭王時出關。穆王元年。還中夏。平王東遷。復出關。至西海校僊。再還中夏。按實錄云。自商武丁九年。至周赧王九年。昇崑崙。還紫微。上宮之時。記九百九十六年。既身示天下。以長久之實。後世乃諱言之。豈賢於三皇黃老哉。故不以長

生久視之道事天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長生久視之道治人治民。賊其民者也。榮陽呂公嘗大書治人事天莫如嗇。於前坐壁上云。養生家以此爲要術。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嗇之時用大矣哉。朱子曰。老子謙冲儉嗇。不肯役精神。此語足當嗇意。至謂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一毫不便。便不肯做。何必老子。世間不穩便事。教誰做。一毫不穩。即不

當天則寧令孟浪。古今名理。信難臆說。

烹鮮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之。之韓作民林夫兩不相傷。故德交

歸焉。

烹小鮮者不可攪。治大國者不可擾。擾則傷民。攪則傷魚。故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聖人以自然之道蒞天下。處混茫之中。與一

世而得澹漠焉者也。是以山河大地皆歸清淨。神姦物怪盡化於道。物無疵癘。鬼無靈響。非其鬼不神。其神恬寧。不爲崇厲以傷人。故不見其靈耳。鄒陽被枉。六月降霜。老婦受誣。三年作旱。非其神不傷人。聖人大制不割。無俾嘍咿以傷介和氣。無廢祀事以簡恭。是聖人亦不傷及於鬼神也。氛祲災祥。何由而生哉。庚桑楚居畏壘。而畏壘大穰。亦其驗也。其神不傷人。是幽不干

明。反福及於明。聖人亦不傷之。是明不干幽。復贊及於幽。幽明人鬼。兩不相傷。豈絕地天通。與鑿眸吼石者比哉。吉凶未兆。而大業自生。故聖神之德。交歸於民焉。至於德交歸。斯治之以不治矣。以道蒞天下。蓋如此。歐陽文忠公曰。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其於治人之術至矣。人之自治若何。圓覺序曰。鬼神沉憂愁之苦。鳥獸懷猶戾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

菩提唯人道為能耳。人而不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宜下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此下復有一牝字或

曰其一宜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古本作以

之也。司馬作以其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

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

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

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

一無大者宜

為下。

以下。難辭而下。易辭。取。謂得其心。下流為下。並上聲。

治大國以道。民可以弗傷矣。然不知所以

下小國。傷猶不免也。大國者誠能善下之。

以致天下之交。唯下流眾川之多乎。此天

下之牝。以靜為下。而勝牡之道也。故大國

謙讓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

卑屈而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故推

本人情。大難以下小。或下以取。是有益於

大也。小甘於下大。或下而取。是有益於小

也。無論人情。其勢亦有不得不然者。大何以下小。不過歆羨畜人。以示廣大耳。小何而下大。不過歆入事人。以免侵陵耳。夫大小相下。而後各得其羨畜入事之欲。均之。不得不下者。寧獨恭禮幣。修職貢。責之小國耶。犧牲玉帛。陳之境上。以待來者。惟其德我者。事之而已矣。大國一失小國。則德業虧損。而天下携之。豈大國之福哉。故大者宜爲下。易於大有之後。必繼之以謙者。

乃所以全其大也。春秋十二諸侯之國。強陵弱。衆暴寡。彼且不知自然之道。爲何物。何惜乎烹鮮。故此章復以交隣之利。誘而入於道。周綱不紐。巡狩述職之典大壞。故不得已。爲生民下計耳。黃茂材獨以爲借物明道。林希逸又惜其不能推之他章。遂使後學說鈴甚矣。人情之好怪也。議者嘗病老子獨任虛無。語及世故。又指爲寓言。則亦難乎其爲老子矣。

與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

司馬程本有所

寶不善人之

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

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

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一無不曰

纂微曹陳作日

求以得有罪

一有可

以免耶

故為天下貴

寢廟之制外堂內室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窟西北隅曰屋漏西南隅曰奧與尊者所居故為至

貴市售也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朝聘之享將進駟馬執拱壁以將命

曰先坐跪也○行去聲先悉薦反

與者尊居之處萬物莫不尊道故謂之與

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上智以道

為心曰寶下愚不能無道心曰所保言依

於道其美可市行依於道其尊可以加人

非寶而何人之不善一旦向道即能自新

而不至終棄非所保而何故立天子以脩

道置三公以論道雖有駟馬陳於外執拱

壁以先之特勢分之崇耳不如能謙能虛

坐進此道之為貴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何哉。不曰求之有益於得。爲善人之寶。志道無惡。爲不善人之所保耶。不假他求而自得。故爲天下貴。而古人所以貴之也。得不坐進哉。夫常道雖尊而無名。自非太上與道爲體。孰能取况親切之如是。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寡。報怨以德。圖難於其其一無。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

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程作難之。故終無難。作起也。易並

去聲

上章言道之尊。此章言德之貴。聖人曷嘗不爲所爲者。無爲之道也。爲是工夫。無是本體。無之本體。即工夫。爲之工夫。即本體。事者爲之條件。味者事之理趣。事有大小。數有多寡。聖人一以厚道待之。愛惡妄除。聖凡情盡。無有恩怨於其間。一切大小多

寡。若太虛之微。曠任其起沒於青天白日之中。而吾無芥蒂於心也。何謂爲無爲。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何者。天下事。非遽然難。易者難之階。是易所當圖也。非遽然大。細者大之漸。是細所當爲也。是以聖人不待大而後爲。故用力少而成功多。無爲而無不爲矣。觀輕諾者。後必寡信。則知忽其易於始者。必難其圖於

終也。是以聖人慎終如始。猶然難之。得其要領。故終無難處之事。皆從起處。照徹根源。齊大小。一多寡。然則聖人之無爲。豈清虛不及用之謂哉。其所以爲之者。皆抑畏慎重於微眇幾希之間。而未嘗有爲之之心。故曰爲無爲。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其多易多難之故哉。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老通序曰。孔子之道。中道也。老子之道。厚道也。知

言哉。蓋中未嘗不厚。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厚則忘乎其為中。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學者未得乎中。與其失之薄。寧過於厚。

慎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一作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於古本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一作毫末。九成一作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一作仞始於足下。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一有是以聖人一無無為故無敗。無執

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一有幾成而敗之。慎

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學不學。古本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韓

本作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脆。嫩也。易斷貌。

一簣也。輔萬物之自然。即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謂。○脆此芮切。治平聲。累上聲。幾

聲平

此申上章為無為之義。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未亂。判而散之。猶可已也。是

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皆所以圖難於其易也。觀諸木也。臺也行也。孰非積小而成大。故夫有而後爲。將以爲之。反以敗之。聖人爲之於未有。是以不爲爲之也。夫何敗。亂而後治。將以執之。反以失之。聖人治之於未亂。是以不治治之也。夫何失。皆所以爲大於其細也。其慎始之道固如此。易繫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蓋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

越難也。終日爲之。一言敗之。可以不謹乎。不謹其前而悔於後。嗟乎。雖悔亦無及矣。井之彖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聖人猶然難之。故終無難。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其慎終之道又如此。易繫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是以滑欲於俗思。貴難得之貨也。聖人不欲以靜。不貴難得之貨。繕性於俗學。衆人之過也。聖人絕學無憂。復衆人之所過。無非慎始之意。

輔者順而將之之謂輔自然者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何至幾成而敗不敢為者。所謂猶然難之終不為大也。是亦慎終之事。郭象曰。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此之謂為無為。

深遠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古本作多智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

一有常知二字

此兩者亦楷

古本作稽

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

一有然後

乃

一有復字

至於大順。

楷式。真楷之法。式也。下徹曰深。

有周曰遠。反乃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治平聲

太上曰。我愚人之心也哉。言我以見衆人之不然。聖人慄慄為天下渾其心。非導其情識以明民。將使民無知無欲以愚之。何者。民之難治。以其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

垢同異之變多。竊術以自便。巧文以避誅。而上之人。始無如之何矣。故以智治國。開人者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國之賊。不以智治國。開天者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國之福。知此兩語者。亦可為楷模法式矣。能知楷式。處於混芒之中。遊於廣莫之野。是謂玄德。玄德豈淺鮮哉。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廣大悉備。遠不可極。移耳目為精神。化心思為性命。與物反矣。天下何思何慮。與

草木共蓊蓊。與麋豕共豸豸。其愚也。相忘於道術也。乃至於大順。大順之治。始於愚民。古之為道也。善矣哉。秦愚黔首。推原道德。謂老子勞攘。天下有大順之勞攘乎。朱子固未察。程子亦謂其賊性。賊者穿鑿之之謂。民得全其天地之大醇。夫何賊。上德章。前識者愚之始。言私智小慧。以妄滅真。反成下愚。此章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言去其分別。全其顓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其

愚不可及也。故去彼取此。

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古本有必以其言下

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

處前而人人林本俱作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

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一章三是以。猶繫辭

一章數是故。處上聲樂入聲。

王之為言。天下所歸往也。百谷歸往江海。

以江海善下之。是以聖人為天下王。猶江

海也。欲盡上之道。以孤寡不穀為稱。而

受國之垢與不祥。以其言下之。欲盡先人

之道。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

以其身後之。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是以雖處上。未嘗發號施令以壓人。而

人不以為重。雖處前。未嘗恃才舞智以先

人。而人不以為害。揚雄曰。自下者人高之。

自後者人先之。是以天下心悅誠服。樂推

之為王而不厭其重且害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自非聖人善下而不爭。天下何以歸往。而莫能與之爭哉。此之謂玄德。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

一本有道字

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

不肖。

清源本無此句

若肖。久矣。其細。

林云我下添道字細下添也夫

字皆誤

我有三寶。寶

一作保

而持之。

一作持

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古本有夫

慈故能

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韓本

作事長

今

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

死矣。

古本作是謂入死門

夫慈。以戰則勝。

一作以

以守

則固。天將救之。

葉本有必

以慈衛之。

肖。類也。儉。收歛也。廣。開豁

也。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大制不割。則官天地。府萬物。為衆長之長。是謂成器

長。衛。護也。長。合。並。上。聲。

此太上託解嘲之辭。以寓譏世之意。天下

皆謂我大則大矣。惜乎與世不類也。能無

負俗之累乎。夫惟大。故負俗。苟同乎流俗。

則久矣其細。所以不肖者何哉。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不舍焉。一曰悲憫而慈。二曰省約而儉。三曰謙退而不敢為天下先。素履子曰。此則履道之原也。夫慈則怯。儉則狹。不敢為天下先。則迂。皆世之所謂不肖者。自我言之。惟慈。故仁者必有勇。惟儉。故守約而施博。不敢為天下先。故後其身而身先。見群龍無首吉。此我之所寶而大焉者也。今天下之人。舍此三寶。且貴勇敢。尚廣

大。夸進銳。非人禍。即天刑。死矣。無以善其後矣。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然三寶之中。慈為第一。無論居常無事。即不得已而用兵。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得道多助。守則固矣。而聖人初不貪為己力。以仁覆憫下。莫慈於天。我之慈與天合。天將佑助於冥冥之中。以天之慈。護我之慈。故能勝且固。如此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慈非至寶而何。經內談兵已四見。而慈悲一念。實為

兵本。蓋殺人之禍。莫慘於兵。此所以咨嗟嘆悼。屢言而不以為煩也。王真謂為譚兵而作固非。說者以為寓言。豈有寓而又寓者乎。胡文定公深服我有三寶為至論。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得其旨矣。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古本作古之善為士者不武也。

善戰者不怒。

善勝

勝下考異云一無敵字從之。

者不爭。善用兵者為之

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

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

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

此章特申兵以慈為寶之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而不武。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而不怒。戰勝以喪禮處之而不爭。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

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不幸至於用兵。跪而授鉞。拜而推轂。爲之下。師之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夫慈兵之入敵境也。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屋廬。是謂不爭之德。慈德也。是謂用人之力。所用者莫不慈也。是謂以我之慈。合天之慈。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與天配焉。斯兵也。豈曰中

古之世。慙德之湯。未盡善之武哉。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犧虎之類。傷殘生命。無俾同類。大力之徒。驅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事。君無念哉。古之極經內談兵五見矣。太上之心哀矣。

哀勝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古本有曰

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

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

仍王本作仍

無敵。

古本此句在執無兵之下

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

喪

古本輕俱作無喪作亡

吾寶故抗兵相加

古本作若

哀

者勝矣

人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古者主未問。客不先舉。進寸難進也。退尺。

易退也。無行之行。言行列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謂五兵。戈矛及戟干也。說文云。拱手

執斤曰兵。喪失也。抗舉也。無行之行音杭。幾平聲。喪去聲。

復申上章不爭之德。兵家有言。吾不敢為主以造事。而為客以應敵。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不敢進寸以挑釁。而退尺以自全。六四。師左次。无咎。古兵家此言。果何謂哉。即所謂善為士者不武。行無行也。

善戰者不怒。攘無臂也。善勝者不爭。仍無敵也。善用人者為之下。執無兵也。蓋兵以慈為寶。為主而易進。是輕敵也。吾所寶而持之者。幾喪矣。故抗兵相加。以喪禮處之。以悲哀泣之。有不戰。戰必勝矣。經內談兵六見矣。太上之哀慟矣。解者猶謂此章全是借戰以喻道。真從來未了一宗疑案。不得不為之斷。

懷玉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右本

作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

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披

林本作被褐懷王。

宗。總也。君。主也。披褐懷王。猶論語言懷寶。釋氏言衣珠。○易去

聲

世之莫我知也。何謂也哉。吾所言者。唇吻

露出。肝腸甚易簡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宜人皆能知能行也。而天下莫能。夫何

故。言必有宗。吾所謂言者。以無言爲宗。知

言之宗。則言皆苗裔。無難知矣。事必有君。

吾所謂事者。以無事爲君。知事之君。則事

皆臣妾。無難行矣。彼且迷妄失真。不知宗

與君爲何物。安望其能知能行哉。其不我

知也宜矣。則我者貴者。字以道言。所謂神

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

此希知之貴矣。是以聖人闇然披褐。深藏

至寶。以自隱。無名爲務。何暇計人之知。王

者。宗也。君也。釋氏謂天地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即此物矣。是玉也。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蘇子由自題老子解。至謂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是美玉不可沽也。有是理哉。如顏真卿李泌。皆有仙趣。皆樹功於唐。由此言之。經世何妨於出世。出世乃所以經世。

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

古本作尚

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

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韓本作聖人之不病

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上章披褐懷玉。不計人之知也。此章知不

知上。則并已之知而忘矣。筆乘曰。道以知

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

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遣其有。隨以不

知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

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

山河。捏目生花。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

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徂以爲玄覽寶而持之。病奚從瘳乎。聖人之不能廢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爲病者。知知之爲病故耳。知其爲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真性湛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生。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可謂知解。

大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

則一字有大威至矣。

無狹。

狎一作其所其

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

廬陵劉云當作不狎。

是以不

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

彼取此。

威畏。古通用。大威。死亡也。無者。戒勅之辭。狹。隘也。厭。棄也。無。當作毋。見

音現去上聲

天下之大可畏者。不在刑威。而在性命。不畏其所當畏。則殘生伐性。死亡之禍至矣。居者。性宅也。太虛而無量。人皆取實。是狹其所居矣。狹則損性。無狹可焉。生者。稟命

也。冲氣以爲和。強而重傷。是厭其所生矣。
厭則輕命。無厭可焉。夫唯即生居性。不厭
其天。是以神將守形。天自不厭。惟威是畏。
而大威可弗至矣。是以聖人自知以襲明。
光而不耀。不自見焉。居自若矣。自愛以攝
生。生而不益。不自貴焉。生自若矣。故去彼
之見與貴。而取此之知與愛。聖人之異於
凡民也。以此。儒家瞬有存。息有養。瞬屬目。
神所寓也。息屬鼻。氣所通也。存神以體性。

則自知而不狹。養氣以保命。則自愛而不
厭。其理同。

天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一有此兩者或知字

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

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

自來。

王作坦。嚴作點。

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

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緡音聞。舒緩也。惡去聲。

勇於敢。剛愎不遜。與物爲忤。民不畏威。大

威至矣。則殺。勇於不敢。果而勿強。深自抑畏。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則活。活則利。容有不盡利者。殺則害。容有不盡害者。此兩者皆在或然未定之天。而僥倖苟免者有焉。夫仁覆憫下。天之心也。有時用明威。大降其虐。所惡若此。抑孰知其所以然之故哉。是以聖人其難其慎。謂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蓋天之道。不與人爭於旦夕。豈不言踈。而天定則必勝人。此

有所感。如響應聲。彼雖不召。自然而來。冥冥之中。福善禍淫。從容筭就。其緘然善謀也。孰得而知之。然則法網雖密。容有漏天網。恢然張大。不及其身。則及其子孫。無一免者。踈而不失也。民不畏威。柰之何。不畏天。李宏甫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豈非老氏勇於不敢。而非則勇於敢耶。太史公謂申商皆原道德之意。而

老氏深遠矣。深遠之旨。信非淺近者能窺。

大匠章第七十四

民

一有常字

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

死。而爲奇者。吾得執

古本無執

而殺之。孰敢。常有

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

一有謂字

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

一有其

手矣。

奇音機

殺人之禍。莫慘於兵。其次則刑。人君任刑

爲治。將謂死刑足以懼民。若使民常畏死。

而爲奇衰者。吾之權得執而殺之以示警。

孰敢復爲奇哉。然法令滋彰。盜賊滋有。殺

愈多。而爲奇者日以益衆。是民不畏死者

常也。柰何以死懼之。不足懼而懼之。將有

大可懼者。彼勇於敢則殺。大威至矣。孰逃

天網哉。冥冥之中。自有司殺者殺之也。人

君恃其威命而嗜殺人。是以拙工代大匠

斲。法嚴刑重。虐我者仇。而天下之大可懼

者至矣。希有不傷手矣。元包曰。無濫法以

肆尔淫刑。又曰。無任酷吏以苛尔法。上章

言天網以警民。此章言大匠以戒君。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所謂憂亂世而患

小人也。天網所以患小人。而大匠所以憂亂世歟。或謂老子。衰世之書也。亦信。朱子乃謂此章之意。只是占便宜。不肯犯

手做。亦淺之乎。觀老子者。惟我

高皇帝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

應經之所云。薛君采曰。亶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輕死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

林本作求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

一有貴字

者。是賢於貴生

稅。租也。賢猶勝也。治平聲。

禹謨。厚生。乃人君厚民之生。民生自厚。則

反害。此承上二章交責君民而言。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爲而民自化。上厚歛則下貧。上繁法則下亂。此必然之理也。然民之輕死。猶有不盡出於繁法厚歛者。則何以說。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多陽則痿。衣燂熱。

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輓。中大輓則氣不達。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莊子曰。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又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

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夫惟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此章文意。與人之
生動而之死地。以其生生之厚同。約筌云。
八十一章。常因上章而發其未盡之遺意。
王弼疑此章非老子所作。此弼之所以為
弼。

生死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林本有萬物字草木之
生也柔弱。一作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

共。

共一作折

強大

古本作堅強

處下。柔弱處上。

脆。輒也。徒。類也。

合手曰共。商桑穀生於朝。七日大共。木自共把以上必伐。共上聲。

人之生也。冲氣以為和。本自柔弱。及其死
也。冲和之氣散。則變為剛強。如草木之生
柔脆。而死枯槁然。然則剛強者。以心使氣。
有取死之道。與既死之剛強何異。曰死之
徒。柔弱者。知雄守雌。有全生之道。與始生
之柔弱何殊。曰生之徒。是以兵強則眾共。

攻之。木強則人將伐之。列子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必然之勢也。剛強者安得不死。觀強大者。反沉淪而下。則柔弱者。恒昇騰而上。柔勝剛。弱勝強。自然之理也。柔弱者安得不生。由是乾以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

張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邵本作由張弓乎。古本作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一作與之天

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林本作處其不欲見賢耶。抑之舉之
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見賢適反

弛弓俯其體。弣在上。梢向下。仰而張之。則按弣之高者。使之向下。擡梢之下者。使之在上。天道虧盈而益謙。猶之抑弣而舉梢然。故曰天之道猶張弓。人之道則不然。嗜

慾無厭。貪求莫止。損萬人之性命。益一人之愛好。士饑糟糗。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罽。孰能捐難得之貨。捨無用之器。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其力。成而不居其功。爲也成也。所謂賢也。不恃不居。其不欲見賢耶。聖人惡盈好謙之心。與虧盈益謙之天同一道。

正言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

林本作天下柔莫過於水

而攻堅強

者莫之能勝。

勝一作先

其無以易之。柔之勝剛弱

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

林希

逸謂一本以云爲言誤也

受國之垢。是謂

一作是爲

社稷主。受

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柔弱莫水若矣。然而流大物。轉大石。潰山漂堤。浮載天地。惟水爲能。雖鍛金礪玉。必資之。是攻堅強者莫勝於水。其無以

易之矣。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有如水之易見。孰不知之。柰何天下之人。好剛使氣。恣睢暴戾。未有能柔弱者。是豈予之私言哉。是以聖人有言。受國之垢。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受國之不祥。所謂耗蠹下土。寧丁我躬也。皆自處於柔弱。而爲社稷主。爲天下王。勝可知矣。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人君含垢。如唐時太宗。火星移位。蝗虫出界。皆是人主受不祥而有感。世俗之

言。過名之言也。言之邪。聖人之言。不及名之言也。言之正。反俗而合道。故曰正言若反。能知正言。即能柔弱。太上以濡弱謙下爲表。有似於水。故亟稱水。不爭則喻之上善。下流則譬之大國。善下則號之王者。既嘗爲谿爲谷。復能攻堅攻強。一經之中。屢致意焉。要之以柔弱之一言。是以生平受用。垂之訓也。朱子乃謂老子之學最忍。閑時極卑弱。及緊要處。發出來。教人支吾不

佳。果若所言。則厚貌深情。足恭匿怨。一切
隱忍。而讒鋒中人。陰謀取勝。乘人於危。阨
人於險。所甘心矣。豈太上以慈為寶之道
心。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德意耶。此其心
術隱微。學問關鍵。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所
當深辨。難以宋儒之言為據。

司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考異云一有者一無必從之有餘怨。安可以為
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一有故字有德

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古者破木以為

契。左契在主者。執以待右契之來合。與結繩同用。取財物於人曰責。徹。明也。

大小相下。各得其所。欲無怨可和。大怨者。
傷心之事也。如越怨吳。夫差嘗許之行成。
句踐之心。能釋然哉。春秋輸平尋盟之事。
率如此。一切苟且。安可以為善。復讐者不
折鎔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
平均。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
也。聖人以厚道自處。恩怨施報。都無計較。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如舜舞干羽於兩階。以格有苗之類。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是司契也。斯稱有德。恩讐分明。責望不已。是司徹也。即為無德。夫有德之人。善人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司契者。雖不責於人。而常為天之所與矣。天且與之人。曷怨之。與物恢疎。與天合德。乃所以為善。

結繩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

民一有字

有什伯人

人一字

無之器而不

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此葉本無此句

雖有舟輿。

一作

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

此下古本有至治極民各五字

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居。

居一作俗

樂其俗。

俗一作業

鄰國相望。鷄犬之音

音舊作聲從莊子作音

相聞。

一有使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顏師古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言重大之器。衆所共也。望。如冠蓋相望之望。

復扶又反。樂入聲。

小國寡民。無大勢力也。使有什伯人共舉之器。備而不用。所以然者。使民樂生遂性。

而重死。安土重遷而不遠徙。無所營。則無
用手舟輿。無所爭。則無用手甲兵。皇策辭
曰。我父燧皇歸世。未降河圖。生民結繩而
無不信。政典曰。昔二君始王。未有書契。結
繩而治。民淳事簡。無事書契。使民復上古
結繩而用之可矣。如燧人氏教人炮食。鑽
木取火。民以所食爲甘。如軒轅氏布帛桑
麻。觴角齒革必有用。民以所服爲美。充然
自足。是以重死。如伏羲氏因居方而置城。

郭喻民構居。民以所居爲安。如神農氏日
中爲市。交易而退。民以同俗爲樂。不願乎
外。是以不遠徙。此結繩可復。什伯人之器
可無用也。使民如此。豈近世帝王之事哉。
嘗聞上古之世。鄰國相望。地至近也。鷄犬
之音相聞。物至夥也。民至老死。時至久也。
而不相往來。彼此各足。不相求。其已試之
大道乎。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民雖寡。
吾所以使之者。蓋如此。夫周末文勝。民失

其性命之情。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孔老同時而遇變。孔欲拯之質以從先進。老欲鎮之樸而復結繩。二大聖人之志願施爲。槩可見矣。故帝王之統繫之論語二十篇之終。太古之治紀之道德八十章之末。誠舉而加之政。則化民成俗。各有其效。故論語道德之義竟焉。然而仲尼之用先進之禮樂也。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太上則謂禮不以玄水

太羹。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聲。加之朱絃。䟽越之上。直欲反本復始。與民相安於狶韋氏之圃。遊於黃帝之囿。厭周文而任商質。此二聖作用之效。而大成之學。重玄之宗。因可識矣。孔老之學。易學也。各宗其王。周易首乾。駁而克明。文之昭也。周王由是揣之以行化。規之以立制。發聲名。盛文物。無畧威儀。無簡禮度。端介揆。罔不正。歸藏首坤。樸而不飾。質之體也。商

王由是體之以立政。侔之以行簡。尚乃儉。務乃素。無起微脩。無勤動爲。惟介衆。宅不順。老子生商。宗歸藏以靖。孔子生周。宗周易以行。行者所以動天下之務。靖者所以默天下之機。此聖學淵源。惟王是宗也。噫。理亂相糺。質文相化。亂極則先乎太易。文弊則從于巨包。巨包者。太易之化歟。世教終當賴之。

不積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

者一作言上同

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

無一作積既

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

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爲人之爲音位

此槩通篇之大意而總結之道之出口。淡

乎其無味。信言不美也。美則榮華之言後

有矛。不信矣。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鈞。不辯也。辯則以堅白之昧終。不善矣。知

不知上。知者不博也。博則以多方喪心。不

知矣。是以聖人虛極靜篤。抱一以爲天下式。外望無贏餘。內窺無積聚。以一爲人。一未嘗分而愈有。以一與人。一未嘗損而愈多。人有盡而一無窮。然後知不積之爲貴。在我不居。形物自著也。有利必有害。天之道利而不害。有爲必有爭。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一經之大意如是。諸家解意不同。立宗亦異。意之不同。無暇較

矣。而宗之異者。有以虛玄爲宗。有以無爲爲宗。有以非有非無爲宗。有以重玄爲宗。要之則一。讀者尚剗心焉。畱章言重積。此章言不積。重積者。太虛之天也。雖云重積。實無所積。不積者。溥博之天也。惟其不積。乃所以積。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上下經文計五千二百二十字

附錄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旬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裴楷說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賫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跪受經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爲

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

漢景帝以黃老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

王隆萬壽宮道院記開元二十九年置道學生以生徒肄業崇玄館習老莊文列謂之道舉復置九科以待試焉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畧發揮衆妙著書二

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
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
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
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而煉
形物表卷迹方外蛻裳鶴駕往來紫府
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叅日月之光華與
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
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
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

哉固無德而稱也

太極左仙公葛玄序道德經曰夫五千文
宣道德之原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
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
聲叅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惟樂則齊契
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
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
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家孰能知乎無
爲之文濟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

澄之不清自然也

葉夢得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爲表裏

陸陶山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徧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

大醇古人之大體也又云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莊列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

唐相陸希聲傳序畧夫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

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
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
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
也乃爲述傳以暢宗旨

碧虛子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
微篇蓋采撫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叅
以師傳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
進呈御筆獎諭入藏

龜說之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

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乃

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

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

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

董思靖曰是經大義已見於諸家然或病

其無所折衷僕昏蒙晚學過不自量輒

採撫諸說亦間出已見以補一二或詮

其文或述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

便觀覽無日益日損而契言外之旨於
絕學無憂之地也

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
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
正與人意暗同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
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
有經濟大器或以占美示人而不求宦達魏太和末并

州刺史王虬奏署子明爲記室嘗謂子
明曰足下今之英賢也不可使天子不
識因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彞郭祚昔嘗
書之朕以卜葬之道不足見爾虬曰此
人言微道深非彞祚所能知也詔見帝
問老易子明寄言玄宗實陳王道諷帝
以慈儉清靜爲本而飾之以刑政禮樂
翌日帝謂王虬曰卿誠知人關朗管樂
之器豈占美而已虬拜舞稱謝曰昔伊

尹負鼎俎以干成湯今關朗假占筮而
謁陛下君臣感遇固有所因

老子尺木會旨下終

